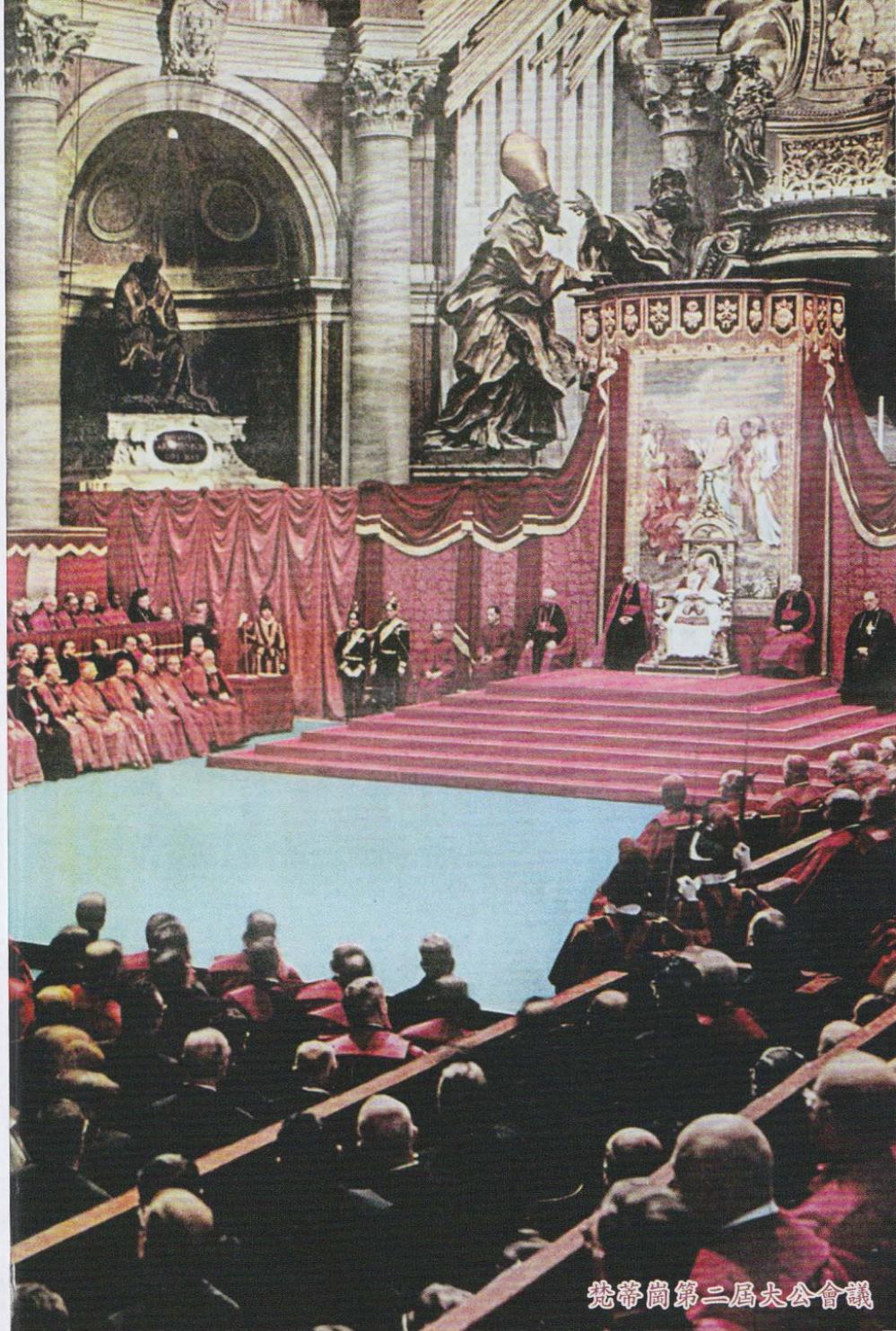




天主教歷屆公會議簡史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召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御容

天主教歷屆公會議簡史

許仲儀著

Pro Societate Salesiana : Nihil Obstat

Sac. Joannes Yü. S.D.B.

Macai, 3 - Decembris - 1963

Imprimi potest:

Sac. A. Massimino, S.D.B.

Superior Major

Hongkong, 9 - XII - 1963

Pro Ordinario: Nihil Obstat

Sac. António Ngan

Macai, 11 - XII - 1963

Imprimatur:

✠ **Paulus, Ep. Macaonensis**

Macai, 20 - XII - 1963

目 錄

弁 言	五
一 公會議的意義	七
二 公會議的五項條件	八
三 耶路撒冷會議的起因（公元四十九年）	一二
各屆大公會議簡史	
一 尼賽亞第一次大公會議	一五
二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一次大公會議	二二
三 愛弗所大公會議	二五
四 加契道尼亞大公會議	二八
五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二次大公會議	三二
六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三次大公會議	三五
七 尼賽亞第二次大公會議	三九
八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四次大公會議	四二

弁言

歷史是追憶往事的記述，使後來的人讀了，可以明白當代的情形，對各種社會陳跡，人事逸聞，有個清澈的瞭解。這本天主教歷屆公會議簡史，是去年伴同貝本主教 Bishop. Pepén. of Dominican Republic 去羅馬參與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時抽暇搜集的資料，到現在纔寫完，稱爲簡史。因爲它的確是很簡單的故事性敘述，其刊印的目的，是衷心獻給中華教友們，使大家覽閱以後，能洞悉聖教會在每一代中的盛衰及悲歡，同時對素來陌生的教內往事，獲得概念的認識。聖教會在悽風苦雨的環境中怎樣成長到今天的魁偉，多難足以興邦，聖教會就在多懼的境遇裏鍛練和興起來的。每屆公會議的記述，是窺察當時風情的借鏡，而公議會本身卻是聖教會在救援人類途上的步伐。

中華教會的命運，亦正浸沉在悽苦之中，但我相信那光明的一天早晚會來的。目下祇有耐性地——

期待

則效放牧在北海的蘇君，
臥薪嘗膽是歷史的教訓。

* * *

等長夜蠅蠅地趨近黎明，
讓黑暗帶走一切幽冥；

再闢開久已封鎖的心，
叫愉快湔去積鬱的印痕。

* * *

爲迎接期待的光華來臨，
先由荆棘的路緣登峯頂；
雖手足被刺得鮮血淋漓，
但晨曦舒暢着你的精神。

* * *

遙望那遼闊的原野丘墩，
青蔥的草木、金色的穗針；
拱圍着寧靜中的鄉村，
和平籠罩了四週遠近。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於委內瑞拉京都

一 公會議的意義

在開始纂寫天主教各屆大公會議的簡史以前，深感須要向大家詮釋一下大公會議的意義，現在先將大公二字撇開來談一談所謂「會議」的真意。根據公教百科全書對會議的定義說：「會議是教會中有地位和神學專家們合法地聚來討論或訂立教會中道理和紀律等的集會」。所以依照幅緣或區域的範疇，就可分成以下幾種會議的名稱：（一）全國會議，（二）省區會議，（三）集體會議，（四）綜合會議，（五）教區會議。

一、全國會議（按教會法典第二百八十一章的規定）——是集合全國主教來討論有關全國性的教會問題，所以在這種會中所決定的案件，就應該通行全國各教區，除全國主教應出席外，還得有宗座委派代表主持。（例如在上海會舉行的中國全國主教會議 *Concilium Sinesse*）

二、省區會議——教會也如政府的組織一樣，根據聖統組織法（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條）開設教省（*Provincia Ecclesiastica*）任命教省內的一位主教領導，而這主教的尊稱就是「總主教」，例如江蘇教省，包括南京，上海，海門，蘇州，揚州，徐州等教區，聖部任命于斌主教為這教省的總主教。凡本省主教在總主教領導下召開的全省會議，被名為省區會議。

三、集體會議——這種會議，在教會中已有不按地區定名，而作「儀式」命名了。通常分東西兩種禮儀，這是說，這種集會或是全屬東方禮的，（*Ritus Orientalis*）或是全屬羅馬禮的，也稱拉丁禮的（*Ritus Latinus*）。

四、綜合會議——這是一種國家及教會雙方權威人士的集會，目的是共同研究並討論宗教與俗務的定案。

五、教區會議——不是一種實際的會議，因為所有的會員，除主教外，不一定都有決議的權利。教區會議當然應該有教區主教主持，否則可委派副主教代理。集會所決定的事件，只能在一教區內通行。

大公二字 Oecumenicum 是從希臘文產生的，就是全世界的意思。要舉行一次大公會議，就該召集教會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全體主教和一般有投票權的專家們；開會時須由教宗親自主持，或委派全權代表出席，凡大公會議中所有的一切決案，必須交予教宗證驗批准，宣佈以後，每一教友即有遵守的義務，至於涉及信仰和道德的問題，一經公會議的討論定斷了，就有「不能錯誤」的價值，那些在別種會議中訂立的決案，不能產生同樣的價值。

二 公會議的五項條件

一、公會議必須經過合法的召開——

任何人在召開一種會議以前，必須要有合法長上方面的授權和委托，所以一個普通的神父或俗人，決不能隨便召開一個有關宗教道理和道德的一個會議，例如：省區會議，就必須由某一教省的總主教來召開；教區會議就該由某區主教或副主教召開。大公會議的召開，當

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出命號召，那是屬於羅馬教宗的權利，必須由他的發起召開，教會法律第二百廿二條明明是這樣規定的。

但翻開了聖教會的歷史，最先的八次大公會議是由教友帝皇們召開的，但他們在召開大公會議時，或是得到教宗的准許，或是事後再有教宗的承認。（例如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二次大公會議 Concilium Constantinopolitanum 一先由猶斯丁召開，以後由教宗承認。事實上當時環境，皇帝的力量非常雄厚偉大，他們可以供給運輸上的便利，由他們出面號召，寄發請帖，和接送主教們來集會，要比教會方面單獨的召開容易得多。（例如尼賽亞第二次大公會議是由公斯當丁六世和他的母親依萊娜共同召開的，但是教宗亞特良一世 Adrianus 一委派了代表前往主持了。）

二、公會議的會員

參予公會議的會員都應該是教會聖統的領袖們，根據他們在教會中佔有審斷及教誨的雙重權利，他們應該出席這種會議的全體會議。紅衣主教（樞機），宗主教，總主教以及各教區的主教們，就是其中已有教宗的委任而尚未祝聖的主教，亦有前往參加的權利。這些教會的領袖們有着統轄教會的神權，在他們認為必要時，他們可以帶同神學家及法學家去襄助他們在會議中的工作。此外，修會院長，以及一般依照教律所允准的人才，也得應請參與大公會議，不過除了正式的聖統領領袖對在大公會議中議決案上有投票權之外，神學家和法律士們是沒有決定性投票權的，而單有規勸的建議權利，其餘如主教秘書、翻譯和旁聽列席者，單是有監護的責任而毫無投票權的。

三、公會議的目標——

公會議的目標是辯論與定斷教會的道理和紀律。這兩項工作是召開公會議的主要條件之一，否則就沒有召開公會議的必要了。例如在公元三百廿五年上，召開的尼賽亞第一次大公會議 *Concilium Nicaenum* 定斷了耶穌基督的天主性，承認祂是天主聖子，同時也規定了舉行耶穌苦難聖死和復活節的日期，在每年的三月廿一日以後。在一五四五年舉行的脫利騰公會議，絕罰了馬丁路德以及他徒弟們的訛謬學說，同時亦改良了教會中的紀律，從那時起，聖教會的法律，比從前更完臻了。

四、自由辯論——

在公會議中，所有出席大會會員的發言辯論是絕對自由的，這是說明凡是出席公會議的每一會員，可以毫無拘束而自由地發表個人對於所討論道理和紀律等問題的意見，教會給予他們絕對自由權利，使大家在「論點」上盡量爭辯討論，搏取最後的決定和思想上的勝利。公會議室本來不是大家的觀望台、友誼室，而是一個理智及穎悟的戰場，自然應該摒出全部精力爭取思想最高的凱旋，這樣就可為聖教會產生出神學上最完整的定義和學說；在法律上最詳細的詮解和分析。

五、公會議應有不能錯誤的權威——

公會議的整個定案會給與教會一種奇特的力量——這就是不能錯誤的權威，事實上，一個人能錯，兩個人也能錯，三個人的錯誤程度就比兩人為小，那末一個集很多人的大公會

議，當然不能決定出錯誤的道理，或甚至頒佈出荒謬的紀律來，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理由，現在以教宗本身的立場來看，公會議具有不能錯誤的權威的理由有二。

(一)是因着教會不能錯誤的功能。因為這是基督的願許，在祂昇天以前，對宗徒們有過如下的言辭：現在天上地下的權柄都歸我了，所以你們去教誨世界萬邦吧，并用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傳授他們我已教導你們的一切，記住，我常與你們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日（瑪，貳拾叁，十八——二十）。這即是基督許給宗徒們在教人道理上不能錯誤的領導與保護。這個特恩，當然也承繼到統銜宗徒的主教團本身，使他們在教導信友的工作上，不致有錯誤。因梵蒂岡第一次公會議說過：「天主所啓示的信德道理，並非是哲學性的發現，必須藉人類的才能去加以斟酌測度的改良，而是給了教會一個天上的源泉，要我們忠信地去護衛和不錯不誤地廣傳開去。」與教宗一致的教區主教們，在執行主教的權銜時，都享有這個不能錯誤的特恩。當全世界主教來到大公會議中，聖教會不能錯誤的象徵也更加明顯，既然基督願許只要兩三人在一起祈禱，祂就在其中的話（瑪，貳拾捌，二十），那末在一個偉大的集合中，而且都是負有審斷和教導使命的宗徒後繼人，基督更應參與在裏面而加以啓迪了。

(二)教宗的出席全因為他是教會和公會議的首領，他站在宗座的立場上的宣言，沾沐着不能錯誤的恩惠，而公會議的決案也就不可錯誤了。在一千八百七十年七月十八日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的第四次集會上，教宗庇護第九申述說：任何繼承伯鐸宗座的人，根據基督親自的訂立，佔有與伯鐸同樣在教會內的首席地位。

在聖若望的福音中記述，基督先一再徵求伯鐸的愛情而然後交與他牧羊的重任；基督向伯鐸說：「西滿，若納之子，你愛我比這輩人多嗎？」伯鐸回答道：「是呀，主，你知道我愛你。」這樣先後三次，於是基督重托他放牧羔羊與綿羊（若，貳拾壹，十五——十七）。（神學家們對羔羊與綿羊的譯釋是教友與外教人）這就是證明基督授予了伯鐸以及宗座的承繼者以放牧萬民的崇高使命，無疑地也就證實了基督給予伯鐸在訓誨人類上的崇高權威。

瑪竇福音記載，基督會對伯鐸說：西滿，你是磐石，就在這塊磐石上，將建立我的教會，地獄之門是無法破壞它的。（瑪，拾陸，十八）這裏說明基督建立了教會以後，一定還是恆以庇護默祐，不使地獄性的謬理來攻陷教會內所有的真理，磐石在基督的神翼下，永久地保持着它固有的完整。

聖路加亦記載，某次，我們的救主向伯鐸說：「西滿，西滿，注意魔鬼正在設法陷害你，要把你足踐成塵粉；但是我已為你祈禱了，所以你的信德即不會失敗，然而你應該堅固你的弟兄們。（路，貳拾貳，卅一——卅二）這一個特殊的祈禱，是正對着因為伯鐸成了教會的領袖而作的，所以伯鐸從那時起，就有堅固他人的使命了，而後繼伯鐸位的教宗們，當然亦承接着同樣的使命，用不能舛錯的道理，去堅固主教們及普遍的教友集團。

三 耶路撒冷會議的起因（公元四十九年）

在耶穌死而復活以後，四十天中屢次顯現給宗徒們，給予他們慈父般的訓誨，直到升天

以後，宗徒們就散佈到各地宣揚救主的福音——好消息，使民衆得到攀獲永生的真正信仰。

宗徒大事錄的記述：當時有人從猶太國出來，並到處教導民衆，倡說：「除非根據梅瑟的法律而接受割損禮，那就不能得救。」這個闢意，是受到保祿及巴納伯所反對的，所以大家決定保祿和巴納伯合同某些人士應該前去耶路撒冷與宗徒和神長們商量研究這個問題。於是當地教會就送他們登程去京都，沿途經過弗尼西亞和撒瑪利亞，促成了很多異教人的皈依，令大家獲得極大的愉快。他們抵達了耶路撒冷以後，受到教會當局的隆重歡迎，宗徒和司祭們都稱揚他們的工作是洽合天主聖意的，不過在歸真的法利叟人中，有人挺身而出，仍舊保守必須割損和遵循梅瑟法律而能得救的主張，因此宗徒和司祭們只得召開一個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經過了長久的爭辯，伯鐸起身對大家說：弟兄們，你們知道天主在最初就揀選了我們，現在藉着我的脣舌，告訴教外人必須聆聽福音的訓言而信仰它，洞澈人心的天主將聖神賦予他們完全如賦予了我們一樣，一點沒有厚此薄彼的分別：單用信德就可清潔他們的心靈，爲什麼你們要用一種我們與我們祖先所沒有負擔的重負去套在他人頭上而試探天主呢？但是我深信我們之能獲救，全是憑藉基督的聖寵，所以他們應該沾有同樣的權利的。

伯鐸宣言完畢，會議中騷雜的氣氛就平息下來，並且靜聽保祿和巴納伯講述天主用他們充作工具，在外教人裏面放射了特殊的異彩，促成了奇碩的收穫。

最後雅各伯起來說：「弟兄們，請聽我講，西滿（伯鐸）已經向大家報告了天主怎樣眷顧了異教人並在他們中間揀選了某些人去廣傳祂的聖名，同時也就應驗了先知們的預言：我將從廢墟中重建已塌毀的達味之塔，使天下萬邦因而覓得基督，追隨祂的芳蹤，讓天主的聖

名得到頌揚，受到欽敬。所以我的決斷是不該讓那些皈依救主的外教人心亂與失意，最好編纂些切定的資料，去領導他們走上真理的道路，同時規勸他們放棄迷信和奸殺等罪惡的舉動，隨時隨地宣傳福音，期待着普遍的歸化。」

這遍演辭以後，宗徒、司祭以及那時教會當局一致決定選派代表人員伴同保祿巴納伯到盎底奧基去。應選的就是弟兄中的領導人如德（又名巴爾沙巴）和西拉斯，去時還帶了如下的一封信：

在耶路撒冷的宗徒和司祭們，給盎底奧基、敘利亞和西西里等處由異教歸依的弟兄們送上衷情的致意，當我聽到我們的某些人員用那種教導擾亂着你們的情緒時，即是因為我們沒有給他們充分的訓練，所以我們決定召開了會議，選就了合格的代表，伴着保祿和巴納伯遣送到你們那裏，這些都是獻身廣傳基督聖名的人，我們遣派如德和西拉斯，他們將親口傳授你們同樣的消息，因為天主聖神的護翼，我們已決定不再苛求你們，但唯一的希望，願你們不再敬拜邪神，悔改奸殺和不道德的行爲，你們真能作到最聖善的地步，那末一切也就成功了。現在代表們已去盎底奧基，定能與大家一起聚首，特請他們帶上這封信祝大家安好。宗徒大事錄，拾伍，一——三十）

各屆大公會議簡史

一 尼賽亞第一次大公會議

(公元三百廿五年——晉朝明帝太寧第三年)

在帝皇們的保護之下，聖教會首先遭遇而急欲解決的問題，就是對當時盛行的聖三和基督神學錯誤的攻擊與定奪，建立起兩項神學論點的清澈觀念和真理的立場。自第四世紀的尼賽亞第一次大公會議開始，一直到第七世紀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三次大公會議，所有大公會議的集會，都是在東方舉行的，主要的論題大多是關於聖三的道理，和基督的神性問題。

當時在東方有兩個有名的神學派系，一個是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神學家們所倡導的學說，常以玄學為中心，題材也較為抽象；另一個在盎底奧基，他們的學者大多注重文學及推理神學。彼此都想取得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座的統制權，因為當時的公斯當丁那波拉在政治與宗教雙方方面，已被譽為東方羅馬，所以兩個學派競爭得相當利害，這種自然的現象，卻促進了神學上的進步。

每次大公會議的演進，都是藉着帝皇們的幫助，因此，帝皇們很自然地也就得了參與甚至發言辯論的權利，這無形中促成了新興教友帝皇們想染指教會事務的野心，同時使教會受着政治力量的鉗制及干涉的危險。但是環境使然，沒有他們的協助，照當時教會力量的單薄，根本無法召開一個具有規模的會議，大家無法集合起來研究一個有關整個教會利害的嚴

重問題，但是因着教友帝皇的護翼，公會議能順利的召開和議決神學、倫理、敬禮等的定案，在教會內，研究基督本身的神學，也就爲後世人類有了真切的定義，詳明的闡述。聖教會雖然化了高昂的代價，時時要促進教會的團結和神學上的統一，無奈，在地中海一帶，仍舊有好幾個帶有異端性的教友團體蔓延着，由此而東，竟至促成了與公教會本身的分裂。

亞利烏絲 Arius，是東方亞歷山大地方的一位神父，受着尼高梅地亞的哀烏垂皮主教 Bishop of Nicomedia - Eusebius 的慫恿和支持，超過了盎底奧基的路西盎 Lucian 的前面，倡說天主聖子與基督的結合，是等於造物與受造物的相契一樣，所以基督不是天主，而是一個和天主結合着的人，這個論說，使亞利烏絲成了當時違反教理的第一個異端首領，他的學說，也是當時威脅教理完整最嚴重的謬理。

公斯當丁大帝和他的兒子們見到這個異端的蜂起，甚至已影響到政治上去了，曾作過慎重的政慮，社會上的一般輿論，如聖熱羅尼莫說的：「那時整個東方世界，便出了鎮壓亞利烏絲的口號。」其情形的嚴重，由此可以揣知。

於是，公斯當丁大帝出命召開大公會議，希望大家一致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曾經與當地教會領袖的討論，纔選定尼賽亞 Nicea（今名，高魯·依尼克 Golu Nikik）爲會場地點，距離皮尚焦 Bizancio 不過四十里，是公斯當丁那波拉附近的一處美麗城市。當時，教宗西爾物斯脫一世 Sylvester 已是年逾古稀，老邁得不能就受長途跋涉的勞頓了，在不能親自出席的情形下，就委派了高道哇的主教奧西巴氏 Hocius de Cordova 爲全權代表，在味篤 Vito 和文生 Vincent 兩位神父的陪同下，會去尼賽亞主持大公會議。公會議在公元三百廿五年五

月廿日開始（正在中國晉代明帝太寧第三年的陽春）。在舉行了多次集會以後，就在同年的七月十九日閉幕，總計出席的主教有三百十八人，他們大多數是東方的主教，同心合意地駁斥了亞利烏絲的錯謬理論，一致承認了基督的天主性體，這是這次大公會議最重要的決議，同時又解決了其他的困難和斷定了道理和紀律，現在把第一次大公會議的結果，簡列於后：

（一）很順利的解決了由里高卜里的梅嵩焦 *Melentius of Nicopolis* 所促成的分裂。

（二）決定了紀念耶穌苦難、聖死、復活的日子，應在每年的三月廿一日以後，且全世界應該同時舉行同樣的禮儀。

（三）一致決定了耶穌基督是天主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沒有大小先後的分別是信德道理。

（四）公然宣佈了一篇信經，因為是在尼賽亞公會議中宣佈的，所以大家定名為「尼賽亞的信經」。其意思如下：

我們信仰唯一真主，全能天主聖父，天地萬物的創主；我們堅信耶穌基督，天主第二位聖子，生於天主聖父，與聖父同性同體，祂是萬神之主，萬世之光，為救贖人類而降生來世，受難受死，第三日從死者之中復活，復活後四十日升天，將來還得降來，審判生死；我們又切信天主聖神。但是若有人倡說基督有一時期是不存在的，或說基督在受造之前是不存在的，或說基督是從無中受造的，他是與天主格別的另一性體；又信天主聖子是受造的，易受變化的，他們完全應受聖教會的絕罰。

亞利烏絲執拗地堅持他的學說，於是公會議主教團全體決議把他交予充軍，且再也不准他進入耶路撒冷。

(五)埃及亞歷山大城的梅崙焦 Melentius of Alexandria of Egypt 主教，因為他發表了「致命教會」為題來攻擊教會，也同樣遭到主教們決議的絕罰和充軍。

此外，主教們又訂立了些為神職人員們遵守的法規和紀律，現在簡單地陳列在後面。

主教的人選不該是剛進教的新教友，以免產生驕傲的劣性而跌入魔鬼的陷阱。一個神職人員，所犯的重罪，一旦被發覺，只要有二三個證人確實其事，他就該停止執行神聖的事務。

凡神職人員有違反或不接受本大會的命令時，就有被請神職的危險。

既然根據傳統羅馬主教有監察其他省區教務的權利，這樣亞歷山大的主教仍舊保持監察埃及、利比亞、本帶卜里 Pentapolis 等省教務的權利，至於盎底奧基以及其他省份，讓他們保持每地教會自己的特權。

凡是膺選的主教，始終沒有得到總主教的認可，本大會亦不准其執行主教的職務。

若依照教會所有規定實行的選舉，遭到人們合理的反對時，恆以多數為勝券。

根據傳統，應該尊從耶路撒冷主教的地位，所以他在任何立場有優先權，而不屬總主教的管轄。

若有人領受神品而沒有經過應有的考試，或是承認在考試時有過流弊，這是違反教律的，應該重行考試，因為聖教會要求大家做到無瑕的地步。

當了神父的人，或是因着本人的疏忽，或是因為祝聖者研究的不夠，一旦發現其有相反典律所定的缺陷，應該立刻設法彌補。

六品或司鐸以及任何神職人員，既不怕天主，又不遵守教會紀律而擅自離棄職守，任何別的教堂將不予收容或接受，而應該逼迫地回返本來的教區，若他們加以反對，他們即被絕罰和撤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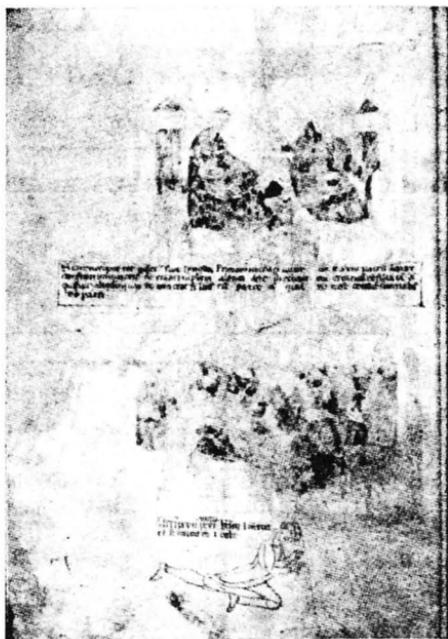
任何主教沒有得到其本主教的允許，而給一位逃來的修士祝聖鐸品，這個祝聖是無效的。

凡是在路西盎苛政下叛教的人們，只要他們沒有主動或合夥充公人家財物，或予人以恫嚇和壓力者，若他們願意改過自新，公會議決定恆用仁慈來寬待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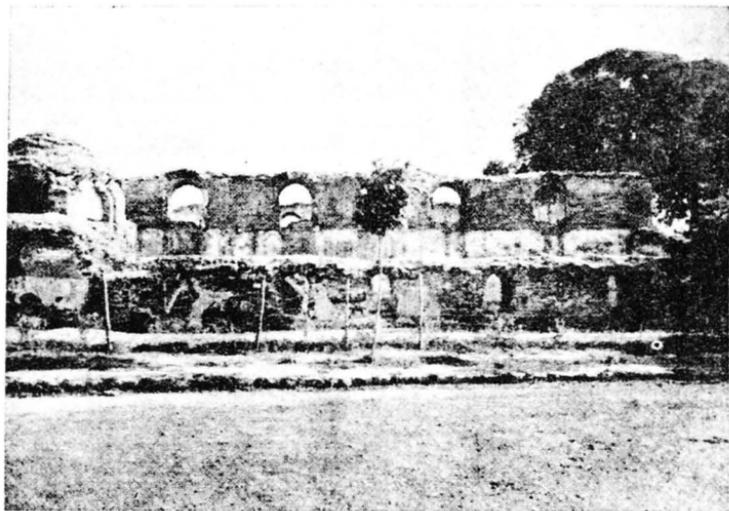
一般在他們叛教前是真實的教友，他們願意歸真，應做三年至七年的補贖，另加兩年，他們可以參與公衆的祈禱，但不能親自祭獻。

絲。
是教宗西爾物斯脫一世所遺的三位代表；中間是大會時的情景；下面是被主教團在公會議中所絕罰的亞利烏絲。

Concilium Oecumenicum Nicaenum I



尼賽亞第一次大公會議
(三百廿五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九日)
中國晉代明帝太寧第三年的陽春。



曾
在
這
裏
舉
行
過
聖
教
首
屆
大
公
會
議
的
遺
址
二
幅
。

二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一次大公會議

(公元三百八十一年——中國晉孝武帝太元六年)

在尼賽亞大公會議以後大約半世紀，對於天主聖三的神學理論，又起了很大的波動，麥塞道尼奧的錯誤，已風行在當時的民間，他說聖神是沒有和天主同樣性體的，祇是天主賦給了他特殊的功能……因此，聖教會再不能看其囂張，而且已到了應該遏止的時候了。就在公元三百八十一年春季，召開了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一次大公會議，正值我國晉代孝武帝太元六年。

這次大公會議是由戴遲道西奧一世 Teodoro 一得了教宗的許可而召開的，出席的東方主教有一百五十位，而西方的主教以及教宗達瑪叔一 Damasus 的代表們都缺席了，依照公會議的定義，這次會議是不能算做大公會議了，主要的因素是缺少了教宗代表的主持，但是其所以被認為大公會議的理由，是當時所決定的教理，後來在四百五十一年時的加契道尼亞會議中重新予以承認，所以就生了公會議的效力。

麥塞道尼奧 Macedonio 是亞利烏絲派的信徒，被選為主教，但不久就死去了。他的學說是後來萬神教的根由，他主張一切有生的東西都是出於天主聖父，所以都和天主聖父一樣，當然應該受同天主聖父一樣的膜拜和敬禮，他的所以否認聖神有天主性，是他不願意相信聖神是天主，他並沒有引證加以反駁的理由。

這次集會開始時由盎底奧基的梅萊蕭 Melezio 主持，接着由額我略那敘盎賽諾 Gregorio

Neonizeno 主持，他是後來聖教會奉為博士的聖人，最後公斯當丁那波拉的奈帶里握當了主席，主持大會，一直到結束為止。

主教團集合在公斯當丁那波拉開會，再次承認尼賽亞公會議所決定的信德道理，而且加以定斷了聖神的天主性，這是麥塞道尼奧的徒弟們所反對的，至此聖三的道理已是一端信德的道理了。

麥塞道尼奧死後，公斯當丁那波拉的主教地位就由麥西莫 Maximo 繼任，但麥塞道尼奧的徒弟們卻在公會議中上訴，說麥西莫搶奪了那個崇高的職位，結果為主教們所否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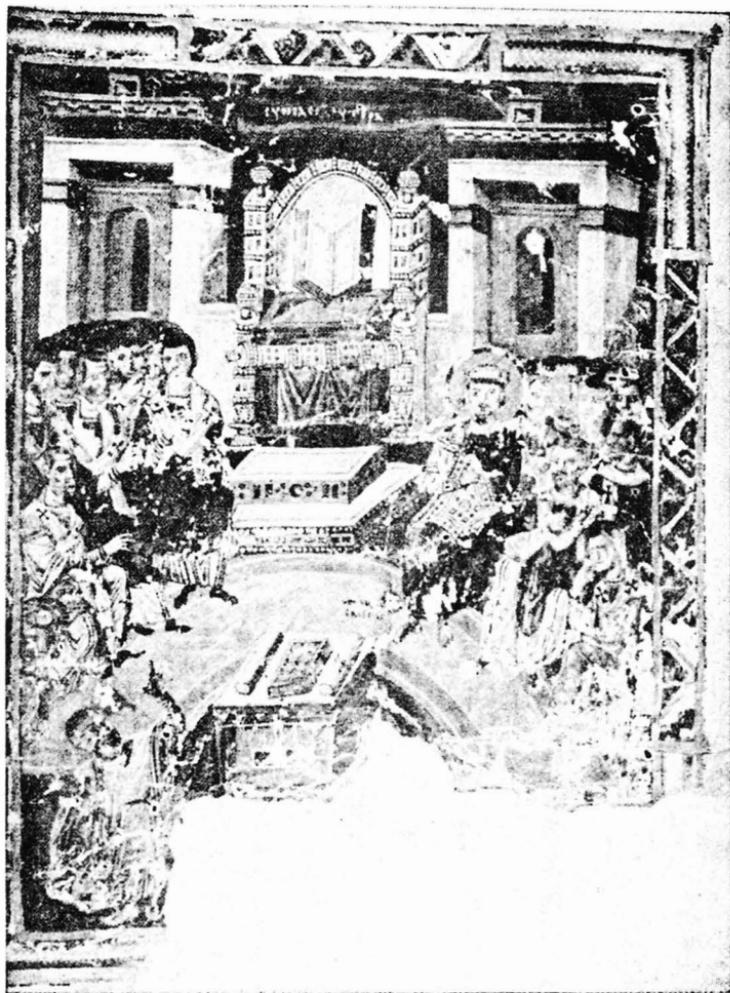
這次大會是在三百八十一年五月開始的，先後沒有幾次集會，所討論的材料除聖三道理外，並未有更廣泛的研究，在同年的七月九日就結束了。但在同月的三十日那天，戴握道西奧皇帝頒佈了一項諭令，要亞利烏絲派將教堂交還公教來管理。

圖片說明：中間的那冊第九世紀時的希臘文法典縮本，現在保存在法國國立巴黎圖書館內，圖內表明第一冊法典的頒佈以及對反對聖神天主性者的絕罰。

右面是天主權威的象徵，有消滅和處罰外教人皇帝的御座，也是新教會在異教中凱旋的表現。

左下面是表明歷史中的錯誤和麥塞道尼奧的窘狀。

Concilium Oecumenicum Constantinopolitanum I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一次大公會議
(三百八十一年五月——同年七月九日)
 替代孝武帝太元六年

三 愛弗所大公會議

(公元四百三十一年——中國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

在古時，愛弗所 *Ephesus* 是亞那督里亞 *Antiochia* 最隆盛的商業城，也是宗徒時代聖保祿和聖若望傳教活動頻繁的地方，聖教會的第三次大公會議，就在那裏舉行的。

召開這次大公會議的鵠的，亦是為維護聖教道理的完整，同時使當時各地的教會領袖團結起來，一致攻擊有害於教會的異端。自從前兩屆大公會議訂了基督的天主性以後，聖教會中仍舊還有曲解這項道理的人物，例如奈斯篤利奧 *Nestorius* 即是第五世紀中的異端首要，他創立主觀的學說，一己的道理，與聖教會的教道分庭抗禮，演變至分裂狀態，形成了一種宗徒性集團，名叫奈斯篤利奧派 *Nestorianism* 傳入中國的稱呼是「景教」。

「景教」的鼻祖是奈斯篤利奧氏，他是公斯當丁那波拉的宗主教，因為對於基督神學的曲解，竟至在亞利烏絲之後釀成了另一個異端。他的學說並不全是出於自己，而是因襲着盎底奧基一位教授的主張，莫帕蘇齊亞的戴渥岩萊，是盎底奧基學派的主要人物，也是奈氏最推重的人，他主張基督有兩個位的學說，所有行動，是彼此不同的，同時還否認聖母是天主的母親，奈氏追隨着這個學說，成了異端的首領，為澄清這些錯誤的學說，這個嚴重的責任，即降到亞歷山大城的主教敘利洛 *Bishop Cyrilus of Alexandria* 身上。

這次大公會議由戴渥道西奧二世 *Theodosius II* 所號召，從四百二十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開始，至同年的十月三十日就結束了。開始時，由敘利亞洛主教主持，出席大會的主教共

計兩百餘人，後來教宗賽來斯丁一世 *Celestinus I* 的代表們亞加地奧 *Accadius* 和潑洛及篤 *Projectus* 二位主教到達了，其餘的集會就由他倆輪流主持。六品斐利伯 *Philippus* 亦偕同他們出席了，但是祇有很少的幾次集會。

會議中敘利洛主教嚴厲地當眾訴訟奈氏的錯誤，於是奈氏起來抵抗，當時的會場竟成了亞歷山大與盎底奧基二學派的鬥智戰場。事前，敘利洛主教在埃及的某次集會中寫了十二個論題來攻擊奈氏，甚至下了絕罰的諭令。於是奈氏亦用其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的地位，撰寫了十二個反駁的題目，稱敘利洛的論說是異端，亦下令絕罰敘氏。這樣唇鎗舌劍的戰爭，一直到愛弗所大公會議後，纔有了最後的批判與結束。

公會議中主教們最重要的決案是：

(一) 絕罰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奈斯篤利奧，因為他否認了基督祇一位而有兩性的道理，並倡說聖母是耶穌的母親而不是天主的母親。

(二) 禁止自由編纂與尼賽亞公會議的決定所不同的信經經文。

(三) 宣佈希潑萊利，盎底奧基二處的教會獨立（就是脫離帝皇的掌握）。

(四) 宣揚聖母為天主之母的信條。

(五) 教宗指示若奈斯篤利奧宗主教不撤消他的學說或不承認羅馬主教的首席地位，公會議就決定予以絕罰。

斐利伯六品宣言說——這是當代最好的歷史事件，聖伯多祿乃漁夫及宗徒之首長，信德的棟樑，公教會的基礎，從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主手中接受了天堂的鎖鑰和赦罪的權柄，這些

Concillum Oecumenicum Ephesinum



愛弗所大公會議（會場遺址）

（四百三十一年六月廿二日至同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國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

圖片說明：這裏顯示的是教會在愛弗所保存的歷史古蹟。那座在古城中被修葺在亞加索盧克 *Agia Sophia* 峻巔的聖母大殿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才建築完成的。公會議就是大殿的右翼中舉行的，這部分是第二世紀的建築物，以後又加建了浩濶的堂身。曾經一度成爲教會在亞洲的偉大中心的城市，隨着時代的變遷和侵蝕，剩下的遺址，僅是成爲遊人憑吊的古蹟了。

德能將傳至世界終窮。（這是申述教宗權威的箴言）

四 加契道尼亞大公會議

(公元四百五十一年——中國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廿七年)

因着環境的需要，又為抨擊哀烏底根 Eutiche 的異端學說，聖教會又在加契道尼亞——現在的嘉地可 Kodikoy) 公斯當丁那波拉的鄰城，召開了第四次大公會議。

在這次會議中，教宗良就像教宗賽來斯丁一世在前次大會中的地位一樣煊赫，他委派了巴斯加西諾 Pascasiano, 魯頓索 Lucenzo 和攸利亞諾 Juliano 三位主教在排細略 Basilio 和鮑尼法爵 Bonifacio 兩位神父的陪伴下前去出席並主持大會。除了攸利亞諾底克渥 Juliano di Coe 單出席了最早的幾次集會外，其餘二位，自公會議在四百五十一年十月八日開幕起，一直到同年的十一月一日閉幕止，是常常出席會議的。皇帝的代表們也照樣來出席大會，同時用帝后的名義（麥契亞諾 Marciano, 波克利亞 Pulcheria）在大會上演說，但他們沒有參加投票，因為這是教會聖領袖們的權利。

這次會議要算是教父時代最重要的一次，出席的主教有六百位左右，在教宗代表們的領導下，大家團結一致，抨擊了哀烏底根的錯誤。

哀烏底根是一處隱修院的修士，也是接敘利洛主教位的亞歷山大城的宗主教地奧斯高勞 Diocoro 的保護人。當時地氏正倡述基督一性的學說，於是哀氏自然就成了這個學說的宣傳員，同時他與皇帝戴暹道西奧二世有着密切的友誼，因着這樣的背景，他的聲勢浩大得不可抵禦。他到處主張耶穌的天主性和人性結合以後，自然地發生變化，他承認耶穌有兩個性

體，但這兩個個性體在結合以後就融成一個了。

公元四百四十九年的五月，教宗得到了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弗拉維亞諾 (Flavianus) 的報告，知道這個謬理的伸張在日益龐大，情形已萬分嚴重，於是，親自撰寫了一封神學性的長信，闡述基督的兩性——天主性和人性——在結合以後是不起變化的。但是地氏和哀氏以及他們的門人，並沒有接受教宗的道理，反而變本加厲的囂張宣揚。最後，地奧斯高勞起了統制東方教會的野心，於是獻計皇上，由他召集一次大會，這樣他就可藉大會集體的力量，來呈其個人的主張了。

「愛弗所的劫奪」 (Larcinium Ephesinum)：公元四百四十九年八月，真的在愛弗所，戴渥道西奧二世在地奧斯高勞的慫恿下，召開了會議，而且教宗還派了猶里略 (Julius) 和賚乃島 (Reatus) 二位主教出任代表，依拉里六品亦隨同出席了。但是，當宗座的代表到達以後，地奧斯高勞任意地接待了他們，他卻擅奪主席的權位，始終就沒有讓哀烏底根的對頭們有過發言的機會，於是就當眾宣佈撒弗拉維亞諾宗主教和他的隨員們職。後來經過宗座代表們和弗拉維亞諾宗主教的反對，地奧斯高勞就調兵遣將用武力來押解並驅逐他們，把弗拉維亞諾虐待痛擊，結果在被交充軍之前就犧牲了。宗座代表們被監禁着，祇有依拉里六品，年輕力壯，在亂陣中逃出了包圍，後來潛回羅馬，把所見情形報告教宗。教宗對當時的行動長嘆了一聲說：這是「劫奪」，亦是教史中不光明的野蠻事件。

在愛弗所的這次集會，在劫奪的情形下結束了。教宗在羅馬即刻召開了一次大會，完全推翻愛弗所劫持會議中的言論與定案，又為維護政教和平起見，特別請皇帝的妹妹 (Aulcheria)

出來圍場。但驕奢的皇帝，始終沒有接納血肉的規勸，一味與教會為敵，但他在四百五十年時就死去了。

戴暹道西奧皇帝逝世以後，他的妹妹就繼承皇座，且與麥契亞諾將軍結了伉儷。他倆都是赤膽忠信的教徒，一心願意與羅馬建立友好關係，於是他們向教宗寫信，願意臣屬並接受教宗的指示。為要澄清當時的異端宣傳，在他們的協助下，召開了加契道尼亞大公會議。

公會議第一項工作就是審斷地奧斯高勞的不法行為，愛弗所的劫奪，完全是血腥的蠻橫行動，證實了他的罪責以後，先把他撤職，繼而又將他絕罰了。哀烏底根亦遭到同樣的命運，最後還交于充軍。

公會議亦宣佈了教宗那封神學性的長信，其簡意大致如此——性體不同的結合，是不相衝突的。而每一個性體仍舊保留它本有的性能，一個性體與另一個性體結合以後，絕對不會產生兩個位，而永久保存它原來的本位。例如耶穌是天主第二位，有天主性，降生時與人性結合，他仍舊是天主第二位，而有了兩個性，所以我們可稱他為人而天主的基督。

在大額我略 *Gregorius Magnus* 根據四聖史的福音把天主聖三和基督降生救贖等道理闡述和陳明以後，全體參加公會議的主教們，就一致訂定了這些道理為信德道理。至此加契道尼亞公會議也就宣告結束了。

公會議結束以後，皇帝就着手執行公會議中的決定，把哀烏底根和地奧斯高勞交付充軍，並設法遏止他倆學說的伸展與蔓延。

Concillum Oecumenicum Calcedonense



加 契 道 尼 亞 大 公 會 議
(四百五十一年十月八日至同年十一月一日)
中國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廿七年

圖片說明：圖內是天主聖三的畫像，是十二世紀時希臘人的手筆，現在保存在維也納國立圖書館。圖示永生聖父的膝上坐着天主聖子，在聖子胸前有一白鴿，就是聖神的象徵。後面是執儀杖佩束帶的天神隊。

五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二次大公會議

(公元五百五十三年——中國南北朝梁元帝承聖二年)

這次公會是猶斯底尼亞諾 Justinianus 召開的，目的是爲使大家公認他對戴奧岩來督底契洛 Teodoro di Ciro 哀岱沙 Edessa 和戴奧道洛底莫蘇斯雀 Teodoro di Mopsusia 三人作品的懲罰有效。當時教宗味其略 Virgilius 堅持在羅馬開會，但是皇帝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因此教宗也沒有遣派代表出席並主持大會，而皇帝竟召集了地方主教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僅有六位是西方的，聚集在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座堂的更衣所裏，由哀烏底基奧 Enrichio 主持，開了四星期的集會，先後共八次，從五百五十三年五月五日到六月二日就結束了，這是很明顯的，這個會議是不算大公會議的，因爲缺少教宗的認可及其代表的出席。

教宗味其略在大會開始後一星期，五月十四日那天，頒佈了「創建」詔書 Constitutum

以絕罰來威脅那些懲罰那三人著作的人們，但是因着猶斯底尼亞諾皇的壓力，主教團並沒有接受教宗在上諭中的指示，而對奈斯篤略和他的耶穌祇有一性的學說來了一次新的絕罰。

(一)戴奧道洛底莫蘇斯雀的人格及作品；(二)戴奧岩來督底契洛對聖敘利洛和愛弗所會議的反對；(三)哀岱沙保護戴奧道洛底莫蘇斯雀和反對聖敘利洛的一封信，這是猶斯底尼亞諾皇所出令禁止的三項著作，東方主教們都接受了皇帝的諭令，而西方的主教們似乎接受了委屈，雖然心有不服，一時只得忍着，而高唱加契道尼亞會議是受了政治威脅的。

猶斯底尼亞諾第一在戴奧道洛亞斯基達 Teodoro Askidas (欠沙來亞的主教)的壓力下，

在五百五十一年出了告示，重新禁止那三項著作，但教宗出面反對了，因此猶斯底尼亞諾非常忿恨，蠻待了教宗，使教宗逃避在加契道尼亞的哀烏灰米亞教堂內藏身，從那裏教宗將亞斯基達和他的夥伴們都開除了教籍，幸而這個暴虐政權的壽命不長，被教宗一度絕罰了的主教們，最後又服從教宗的權威，教宗也就獲得了自由。他在東方居住了二年，當他返歸羅馬時，在旅途中得了急病，即在當年六月五日駕崩。

雖然加契道尼亞會議的決案恆常維護着東方地區的信仰，但跟從異端的人數，開始就有十四萬人之多，此後逐漸增到一千一百萬人之譜，他們都分佈在埃及，小亞細亞，哀底奧比亞和印度等地。

教宗味其略逝世以後，接其位的貝拉斯喬 Pelagio 教宗，根據集中對於反對三項著作羣衆的嚴懲，以及對信德道理欽定的重要性，期使大家承認這次會議的「大公」價值，結果，這次會議終於被認為大公會議。

這幾年來的政教紛爭，以及教會內部人士的不睦，緣故在沒有把人事及其著作分析清楚，以致造成了這般亂局，全是中了亞斯基達的詭計。

Concillium Oecumenicum Constantinopolitanum II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二次大公會議
(五百五十三年五月五日至同年六月二日)
中國南北朝梁元帝承聖二年

圖片說明：

雖然這是一張細小的圖案，但也足以表示一些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場面。根據一三三九年梵蒂岡拉丁版律書內所集的原圖，色澤很模糊，線條亦不清楚。全圖是會議的人物的表徵，下面是受罰的三人，線條清澈可見。

六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三次大公會議

(公元六百八十年至六百八十一年——中國唐朝高宗永隆一年至開耀一年)

這次公會議的地點是在公斯當丁皇帝第四世宮殿的大廳內，因此公會議別名為脫羅那怒第一次會議 *Concilium Tullanum*。先後會舉行過十八次集會，因着阿剌伯人的侵略和蠻族行政的樹立，皮尙丁管轄區內的主教們都無法前來出席，但是因着教宗阿憂東 *Agathonus* 代表們的出席，他們就承接了全教會的代表權，同時教宗的代表帶去了六百八十年巴斯封期間在羅馬會議中經一百廿五位意國主教簽署的誓願書，大家認為耶穌有兩個不同的性體，所以也有兩個不同性的德能——例如耶穌有天主性的願欲，也有人性的願欲。耶路撒冷和東方亞歷山大二地宗主教的代表們也遠來出席了，所以大會的情緒無形中提高了不少。

公會議在六百八十年的十一月七日開幕，直到下年的九月十六日才結束。

公會議的決定，把公斯當丁那波拉的宗主教賽琪 *Severus* 絕罰了，還有其他的代表亦遭到同樣的懲罰，因為他們堅持着基督祇有一個願欲的主張，至終不願改正的緣故。

賽琪主張基督的人性 and 天主性結合以後，即產生一個力量一個願欲 *Monotelismo*。這樣他主張基督有兩個性，滿足並趨附了公教徒的學說；同時也主張基督在二性結合後祇有一個力量，一個意願，滿足並誣謂着一性論的學說 *Monofisismo*，這個騎牆性的學說發表以後，皇帝愛拉克利奧 *Heraclius* 在六百四十一年上提倡了一個和合運動，但是並沒有得到圓滿的結果，因為公教徒和一性論學派對賽琪的主張，仍舊不贊成。

在公教徒中，巴力斯坦地方一個名叫沙勿洛尼 Sofronius 的隱士，知道了這個新興的道理，不知從何而來，聽說是賽琪的主張，於是寫了一封長信，勸告賽琪注意，不要創造新的謬理，闖進異端陷阱，而賽琪在回信中，卻囑他不要多費唇舌，盡量少管閒事，這樣一來，沙勿洛尼怒不可遏地起來反對了。

於是賽琪設法籠絡教宗渥諾里奧 Honorio (625-638) 寫信報告教宗，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和態度，同時在教宗前譏諷和誣告沙勿洛尼是搗亂者，誰知教宗渥諾里奧竟跌進了他的圈套，還覆了他兩封很長的信，勸他不要再提那些問題，造成人間的讎讒鬻張，至於他所呈提的意見，完全通過。如此一來，那兩封信就鞏固了賽琪一般人的氣焰，而使沙勿洛尼隱士浸沉在無底的憂慮中；最後，沙氏設法遣送一位他所信任的朋友，到羅馬去向教宗詳述應說的一切，但這人剛到羅馬時，渥諾里奧教宗已死去數月了。他遺給後來的人一個不大不小的困難。

這次公會議的決案，除重新公開地頒佈以前五次公會議中所欽定的信道外，那些能來參加會議的一百七十四位主教，一致宣言說明耶穌的兩個性體在結合後仍舊保存他們原來的德能，這就是說明耶穌有兩個不同的願意——人性的和天主性的。公會議欽定了這端道理為信道，而賽琪始終堅持着他的錯誤主張，最後被撤職了。

公斯當丁皇帝第四保留着公會議中的名譽主席地位，至於教會方面的一切問題，全權委託給戴屋道樂 Teodoro 神父及教宗的代表們，最後他亦首肯一切大會的決議。

教宗渥諾里奧亦被公會議嚴懲了，他所遺給後人的難題亦因此而揭開，根據教宗在道理

的欽訂上是不能錯誤的，怎麼在這裏卻犯了錯誤呢？甚至這錯誤還受到公會議的苛責和嚴懲。

答案是——總觀教宗渥諾里奧當時寫信的立場，並沒有應用其「宗座」*Ex Cathedra* 的權威發言，祇是私人方面的通信和勸導，所以即使有訛，根本不能涉及教宗不能錯誤的思想上。但是教宗的過失是冒然願意迅速解決這個問題，並沒有注意到新理論能生的危險及後果。

圖片說明：

這張畫是十一世紀初葉在公斯當丁那波拉城的一家八個藝術家合營的畫室內發現的。那時是巴西略二世 *Basilio II* 統治的朝代，收集有這畫的律藉是保祿絲豐達蒂樞機 *Card. Paolo Strondati* 在一六一五年送給教宗保祿 *Paulus V* 第五的，後來教宗又送交梵蒂岡圖書館保存，這是皮尚丁式的歷史藝術。

坐在十字架左面的是皇帝，他和主教們共同宣佈對賽琪的懲罰，臥在大家足前的是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賽琪，正受公會議的裁判。

Concillium Oecumenicum Constantinopolitanum III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三次大公會議
(六百八十年十一月七日至六百八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中國唐朝高宗永隆一年至開耀一年

七 尼賽亞第二次大公會議

(公元七百八十七年——中國唐朝德宗皇帝貞元三年)

從公元七百廿六年至七百八十年，聖教會遭到政治的災難不少，異端的學說，一個剛撲滅，另一個又起來，到了第八世紀中葉，又發生了關於敬禮聖像的問題。當時的教堂內，供奉着許多神聖們的聖像，但東方的皇帝依沙里谷 Isaurico 出令禁止聖像的敬禮。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傑爾曼諾 Germano，因為不接受這項命令，竟被當眾撤職了。但是聖教會常有人出來維護真理，若望達瑪顯奴 Juan Damasceno 就是聖像敬禮的保護者，他曾寫過許多專題，攻擊一般反對敬禮聖像的仇人，單是繼傑爾曼諾為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的亞納斯達西奧 Anastasio 附和了皇帝的作風，於是教堂內天主和聖人們的聖像，又再度遭到拆毀的惡運。凡是反對他們的人，或被充軍，或被處死，流血的不下數百人。聖教會在這樣的黑暗氣氛中度過了半世紀，後來依萊奈皇后為中和這股亂潮，在達拉肯 Tarasius 宗主教的指示下，召開了尼欠亞第二次大公會議。那時正值中國唐朝德宗皇帝貞元三年的新秋。

這次會議為依萊奈皇后 Irene 所召集，當時的國政已由她尚未成年的兒子公斯當丁第六代理了。會議自公元七百八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開幕，到十月廿三日就結束了，在差不多一個月的中間，先後舉行過九次集會，前七次是在「天主上智」殿中舉行的，後兩次排場比較隆重，於是假麥紐拉 Mayuana 地方的皇宮舉行，在達拉肯宗主教主持下，教宗亞特良一世 Adrianus I 的代表，梵蒂岡大殿的總本堂伯多祿，和聖沙巴 S. Saba 的院長同去出席了。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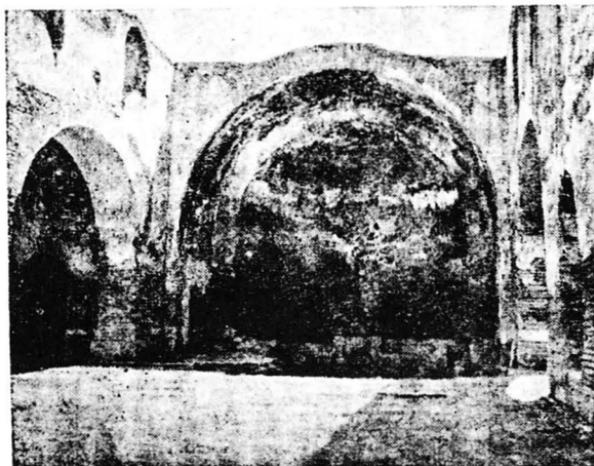
他倆的紀載，出席那次會議的主教共有三百六十七位，各修會院長亦應邀出席的不少。

會議中辯論的主題是聖像的敬禮問題，這個題目在公元七百二十六年時依沙里谷皇帝在他的同道和葉利亞 Helio 的支持下會和教宗良三世爭論過，後來他們這批人和倡行的謬理於七百三十一年時，被教宗額我略第三 Gregorius III 在羅馬會議中絕罰了。

這次會議所欽定的兩個決案是：第一、將敬禮分成兩種，一種叫拉脫利亞 Latina 即是崇拜的意思，專為用於朝拜天主的敬禮；另一種稱杜里亞 Dulio 就是敬禮的意思，專為對十字架，聖人們的聖像，福音經和致命聖人們遺骸的瞻仰之禮。主教團的用意是藉聖像的表徵，使大家容易激起則效聖人們芳表的志趣。對着聖像念經，是敬仰聖像所表徵的人物，並非是恭敬色澤和紙張等本身。第二、重整了許多教友生活的法則。其中對神職班等，亦規定了若干應守的規則，例如主教須熟讀並背誦聖詠，就是其中的一條。

法國政府及教會雙方，澈底明白因為沒有敬禮聖像的涵意，以為帶有迷信色彩，所以起來反對，並採取中立態度，既不破壞聖像，也不崇拜他們。但是不久之後，他們瞭解了敬禮聖像的真實意義，於是擺脫了本有的成見，從此，聖像的敬禮通行到整個的法國。

Concilium Oecumenicum Nicaenum II



尼賽亞第二次大公會議
(七百八十七年九月廿四日至同年十月廿三日)
中國唐朝德宗皇帝貞元三年

圖片說明：尼賽亞在歷史上是皮當丁以後東方的重要大城，現在祇是擁有三千居民的村落。在皮當丁統轄時期，那裏曾有二座大堂，一座叫陶米焦納（Tomiarone）的是第六和第七世紀的建築物，後來在希臘和土耳其的戰爭中被燬了。其他一座教堂更古，照年代，要比第一座早二百年了，第二次尼賽亞公會議就在那裏舉行的，後來被改成回教堂，現在僅存圖上的遺址，其餘已完全是瓦礫場了。

八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四次大公會議

(公元八百六十九年至八百七十年——中國唐懿宗咸通九年至十年)

在尼賽亞第二次大公會議以後，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梅督條 *Methodius* 藉着他個人的聖德，已將反對敬禮聖像的風潮漸漸平息，恢復從前的步伐，他逝世以後，就有依納爵 *Ignatius* 繼他而為宗主教。但是因為他得罪了皇家的親戚，結果在八百五十七年上被推翻而遭驅逐了，於是這個宗主教的座位，就到了福蕉 *Phoebus* 的手裏。

福蕉是一個利慾薰心的人，野心很大，就派了代表到羅馬去徵求教宗的認可及賜予委任。教宗尼各老一世 *Nicolaus I* 是個明白世故的人，立刻知道其中的弊端，就在公元八百六十三年把福蕉的代表們撤職，同時亦貶謫了福蕉的神權，並且要將座位交還依納爵，若不接受訓令立刻受絕罰處分，因此福蕉怒從心起，就公開宣佈背叛教宗，其他東方的主教竟亦與福蕉同流合污了。

公元八百六十七年，巴西略大帝一世 *Basilus I* 得勢，不多幾天以後，就把福蕉革職，並關禁在斯蓋卑 *Skepe* 隱修院中。依納爵宗主教又正式復任，與皇帝和衷共濟，促成政教的和平團結，就在八百六十九年的十月，開了公斯當丁那波拉的第四次大公會議。

這是在公斯當丁那波拉開的最後一次大公會議了，可說在中世紀階段所舉行的公會，凡討論的材料，很少涉及到教理的問題，而大致是檢討在教友社會中的實際紀律問題，而這次大會的目的是要使因福蕉而形成的分裂，復歸合一。

福蕉在擅權時期，妄用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的印璽將他人隨意撤職或陞擢，教宗尼各老一世以後，福蕉又非但控告了教宗在尼賽亞公會議所纂的信經中插入了 *liquoque* 「同聖子」的句語——因為教宗的意思是說明聖神是聖父聖子共發的——而福蕉卻倡說聖神是聖父經過聖子而發的，當時東方和西方不合的人士，大都跟從了福蕉的學說，而這個學說已在八百六十七年的公斯當丁那波拉教區會議中被絕罰過。

後來接教宗尼各老位的亞特良二世 *Adrianus II* 派了道納島底奧斯雀 *Donato di Ostia* 和斯對法諾底耐比 *Stefano di Nepi* 兩位主教及瑪利諾 *Marino* 六品為全權代表去主持大會。

這次會議是在八百六十九年十月五日開始的，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廿八日纔結束，前後共舉行過十次集會，地點是在當地的天主上智 *Divino Sapientia* 大殿裏，所有東方的主教都出席了，其中還有一部分是西西里主教團，當時他們都是公斯當丁那波拉轄區的主教，福蕉亦應請與會，但在第一次全體大會中就遭到主教團的嚴懲絕罰，於是只得退出會場。

在最後一次集會中，大家宣稱那次會議有公議會的值，於是又將福蕉和他的羣徒重新絕罰了，而且還公佈了二封公函，一封是致全體教民書，一封是呈報教宗的翰札。其餘的定案有論述教會的原則，教宗的首席地位，教會的自由，聖像的敬禮，和神職階級的制定，根據職務，樹立從屬的關係等。

Concillum Oecumenicum
Constantinopolitanum IV



公斯當丁那波拉第四次大公會議
(八百六十九年十月五日至八百七十年二月廿八日)
中國唐懿宗咸道九年至十年

圖片說明：這是「天主上智」殿內的一部分，是猶斯底尼亞諾皇帝時代所建而獻與教宗的，但在一四五三年時，當回教徒侵佔了公斯當丁那波拉的第三天，就被他們改成了回教堂，後來又在一九三四年被改成皮當丁的大博物院了。

這個大殿是當時有名的特拉萊 Terlatia 和米賴篤 Michala 二位工程師督建的，內部全以著名的花崗石砌成，又有許多金銀的裝飾，是當代聖堂中最美的一座，支撐堂身的大柱就有一百〇七根，圖中可以看到圓頂共有六十五碼的高度，其餘的廣闊也就可以想見了。

九 拉脫朗第一次大公會議

(公元一千一百廿三年——中國宋徽宗宣和四年)

這是中世紀階段內的第一次大公會議，以後的公會也全在西方舉行，而且參加的主教也全是西方主教，同時教宗得以親臨主持，樞機院也全體出席了。但是他們意欲勝人一籌，在會議中享有優先權，即使在頒佈諭令的形式上，他們也可以自由決定，可惜的是因着彌額爾賽路拉略 Miguel Cerulario 的作祟和鼓動，竟在一〇五四年，東方教會和羅馬脫離了關係。

因福蕉所形成的東西分裂，並沒有到達切定性的地步，而且公斯當丁那波拉第四次大公會議以後，東西磨擦的氣氛已在和緩中。這樣差不多過了兩個世紀，誰知又起來了一個彌額爾賽路拉略，他先加強了東方對西方的仇視，繼而又提倡打倒拉丁系的運動。就在一〇五三年上出令封閉拉丁民族在公斯當丁那波拉的教堂，理由全是因着昔日的積冤，最後與羅馬切斷了關係，自己成了東方唯一的首領。從此東西的裂痕更深，到了難以彌補的程度。

教宗嘉利斯篤二世 Callistus II 矯正了教廷和華姆斯的親善條件，這是德國和教宗在一二二二年九月廿八日和合的密切開始。條件中說明以後主教們加冕授服的禮節，應該有教會權威人執行和付予；對於主教及院長們的選舉和祝聖，應該絕對自由；從此就取消了封建時代由皇帝選定主教、院長，並授予任命的慣例。至於皇帝的權利，教會方面也合理的尊重。例如第一、在選舉主教或院長時，皇帝可以列席或派代表列席監票；第二、若選舉的票數在相

等時，皇帝得到主教們的准許以後，就可出而幫助。直到拉脫朗第三次大公會議中纔明定以最多數為膺選的標準。

這次公會是在羅馬聖若望拉脫朗大殿中舉行的，從一千一百廿三年三月十八日開始，到四月六日就結束了。與會的主教和修院院長大約有三百左右，有教宗嘉利斯篤第二親自主持，公會沒有欽訂什麼信德道理，僅訂了二十二條教律，為促進神職班道德生活的完整，同時對神職界內任何形式的神權買賣，或私室行為予以嚴厲的制裁。

對於英國的約克 York 和岡多倍黎 Canterbury 兩地總主教的法定優先權，也很慎重的討論過。

這次會議中又決定了編纂聖人名冊的事務，後來由公斯打沙的主教貢賴道 Conoto 負責這項工作。

此後，主教們又訂定嚴厲懲罰並禁止高利貸及欺詐的事情。教友不拘如何有權勢和虔誠，絕不應干涉教會的行政。

婚姻方面，對於直系而同血統的親族婚姻，除禁止外，又宣稱婚姻的無效。

最後又矚目到神職界方面，大家又詳細地訂定了許多為神職班及會士遵守的規範。例如：惟有主教有權委任本堂神父及管理教會財產的人員等。

這次大會雖針對了當時社會的許多弱點，對症下藥，加以改良，但也並不是一時可收成效的計劃，有待後繼的大公會來漸漸矯正各項弊劣的病態。

圖片說明：這是羅馬大堂重建後裝飾在聖多默 St. Thomas 小堂門牆上的圖畫，那裏就是教宗的更衣所，為紀念若望第廿二世而作。圖中是教宗穿着禮衣時的寫景。

Concilium Oecumenicum Lateranense I



拉脫朗第一次大公會議
(一千一百廿三年三月十八日至同年四月六日)
中國宋徽宗宣和第四年。

十 拉脫朗第二次大公會議

(公元一千一百三十九年——中國宋高宗紹興九年)

假教宗亞納克萊篤二世 Anacleto II，是由二十個樞機主教，在西西里皇帝羅倍爾督二世 Roberto II 的支持下投票選出的，而大部意國人民都跟從了亞納克萊篤。於是教宗依諾增爵二世 Innocentius II，因了人民的壓力，最後只得逃往法國，但是後來許多有名之士支持着他，隨着法蘭西，日爾曼，英國，西班牙都承認了依諾增爵二世為真教宗。在一一三三年上，教宗得了德皇勞達略 Lotario 的保護回歸羅馬，但最後還是因着環境的不良，避居到比薩 Pisa 去了，在那裏幽居到一一三四年，第二年假教宗亞納克萊篤死後，他的繼承人在很短的時期裏就與教宗和好了。

在假教宗亞納克萊篤二世逝世以後，教宗依諾增爵二世就在一千一百卅九年的四月召開拉脫朗第二次公會議。根據梅爾克 Meik 的年鑑中記載，從西方各國前來出席這次公會議的主教有五百多位，可是東方主教們和在阿拉伯人統治下的主教們都沒有出席，但是在十字軍佔領區的東方主教們都與會了，不過他們全是屬於拉丁禮的。

在貶謫了亞納克萊篤的門人和絕罰了西西里的皇帝以後，公會議又絕罰了伯多祿底蒲依 Pietro di Bruy 和恩利底克路尼 Enrico di Cuny 的錯誤學說——他們主張嬰孩時期的洗禮是無效的，因為他們還沒有發信德的能力；而且還不讚成彌撒聖祭和聖體聖事，他們說：因為耶穌舉祭了一次是有永久性的；同時他們有推動神父和隱修士的婚娶趨向。公會會首先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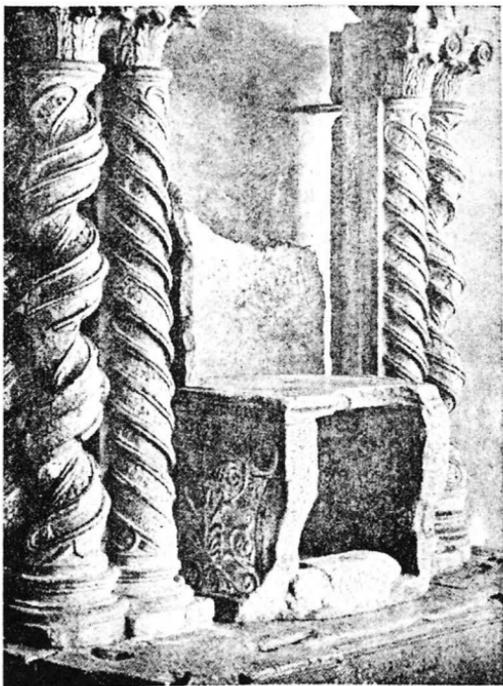
他們的宣傳行動，單將亞爾那達底勃來卻 *Arnaldo di Brescia* 充軍了。

亞爾那達是公開結社反對教宗的人，被公會議絕罰以後，就寓居到法國去了，但是後來又潛回意大利，重新鼓動人們盡起反對教宗，提倡羅馬共和國應該脫離教宗而獨立，他卻稱自己是人民的棟樑，最後這個人在一一五五年的三月被德皇弗岱里谷巴巴洛哈 *Federico Barroja* 斬首。

此後，參加公會議的主教團又將上次會議中的一切略加整理，把它們歸納成卅條法律，同時也提高了重整教會的精神，但聖教會的黎明，還須度過一段遙長的黑暗，纔得來臨呢！在會議議程中，教宗又決定了舉行一次列聖品的大禮，於是在數百主教陪同下，把福爾達聖本篤 *Faldo* 隱修院的第一任院長斯多爾密 *Surni* 捧上了祭台。也是這次會議中很隆重的插曲。

禁止神職界人士執行律師及醫生的職業，直到今天，這條法律還是遵守不渝，不過在教宗庇護第十二世任內，曾經有過變通，凡神父願意研究醫學的，必須申請並獲得聖部的允准，至於操習醫學問題，卻沒有明文的规定。

Concillium Oecumenicum Lateranense II



拉脱朗第二次大公會議
(一千一百卅九年四月至同年五月二日)
中國宋高宗紹興九年。

圖片說明：這是中世紀拉脱朗大殿中的一件遺物，是純大理石質料，刻有當時新穎的藝術花紋，現在保存在梵蒂岡博物館裏，那是象徵基督居世代表的權威和羅馬聖座的正統合法地位，在什麼時候被搗碎了，歷史上沒有明文記載。

十一 拉脫朗第三次大公會議

(公元一千一百七十九年——中國宋孝宗淳熙六年)

教宗亞特良第四 Adrianus IV 駕崩以後，接其位的教宗是亞歷山大第三 Alexandrus III，這是一位很有作為，很有毅力的教宗，他以前的幾位教宗，因為過於柔弱，膽小和遷就，所以助長了政治首領們干預教會的野心，亞歷山大教宗登極以後，盡量設法維護宗座本有的權勢威望，皇族因而不滿，除不服從他外，又選出了假教宗味督四世 Vito IV 和其對峙，皇帝又施了壓力，亞歷山大被迫出離羅馬，移居法國。一千一百六十年，法國都魯士 Toulouse 會議，臣服於教宗權下的有英，法，班，愛爾蘭，西西里和其他國家的帝后們，教宗亞歷山大第三和弗岱里谷一世 Federico 的鬥爭，差不多有十六年之久，他的聲名日昌，幾乎遐邇皆聞。一一六三年曾在法國桑爾 Tour 開過一次集會，出席的有十七位樞機，一百二十四位主教，四百十四位修會院長，大家在教宗的鼓勵下，對政治的惡勢力，沉着抵抗。

從一千一百六十六年到一千一百七十六年間，弗岱里谷在意大利各處發動戰爭，最後在意大利北部的萊納諾 Legnano 地方大敗，於是回心轉念，纔與正統教宗亞歷山大第三議和，在威尼斯和談時，承認了教宗的合法地位，並預許將所佔據的教堂及教產悉數歸還宗座，教宗為慶祝這次的勝利，就在一一七九年上半年召開了羅馬會議，就是拉脫朗第三次大公會議。根據出席統計表上的記載，簽過名的主教共有三百多位，其中有意大利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德國人，英吉利人，蘇格蘭人，匈牙利人，愛爾蘭人，丹麥人和日路撒冷拉丁區的主教。

一位名叫奈達里奧底加蘇拉 *Nettario di Casula* 氏，他是東方裂教的主教，亦趕來與會了。這次大會，一共舉行過三次集會，先後僅是兩個星期，從一八七九年三月六日開始，即在同月的十九日就結束了，討論的材料，其性質不外乎法律問題。

在這次公會會議之前，對於教宗的選舉向來沒有明文的规定，皇帝官僚也可參予選舉，但從拉脫朗第三次公會會議開始，決定了教宗必須由樞機團來選舉的權利，同時亦訂了必須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纔算當選的规定。

其次是規定凡不滿卅歲的人，不得擢陞為主教，凡是由不合法婚姻出生的兒子，亦屬同例。

最後公會議宣判亞爾皮琴異端的絕罰案件；至於對待梵爾騰西 *Waldensy* 這般人，教會祇看他們是盲目無知的人，所以從輕發落，單是令他們停止宣傳的活動。

亞爾皮琴異端學說的真相——這個訛謬的學說遠起於法國南部，他們創立了一種新的宗教理論，和二神論——善神惡神——相仿，主張善惡不能共存，而彼此永久攻擊，就是個人方面，亦有這種善惡相奪的戰爭存在，例如肉身與靈魂之間的鬥爭。

這個理論他們應用在道德生活上，就是要將靈魂從肉身的惡毒裏面解救出來，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殺」。執行自殺的方法有多種，一種叫做「直接致命」*Mortirio Directo*，就是把自己悶死，或割斷動脈，讓血液潰溢而亡。還有一種叫做「恩杜拉」*Enduro*，即是絕食求死，這個方法應用得比較普遍。一個罪戾盈貫的亞爾皮琴派人，會員們會逼他絕食而亡。其餘如嚴齋絕慾，視婚姻生活是罪惡，因為他們以為那是肉身放肆的希求和享受，所以有的

竟用殘忍的方法來阻止，這個學說會感極一時，真是西方社會生活中的一個亂潮，也是公教真理的一個勁敵，撲滅這個學說最有力的人，就是聖多明我。

梵爾騰西異端的產生——梵爾岱 *Mares* 是一一七〇年時法國里昂地方的一個富人，忽然心血來潮，願意實行苦修，於是將所有錢財，施捨一空，抱了聖經，到處宣講，倡說貧窮有益的理論，一時隨從的人很多，於是人家叫他們是「里昂的貧夫」，又因為他們穿的破舊鞋襪，於是又稱他們是「無鞋者」，或呼成梵爾騰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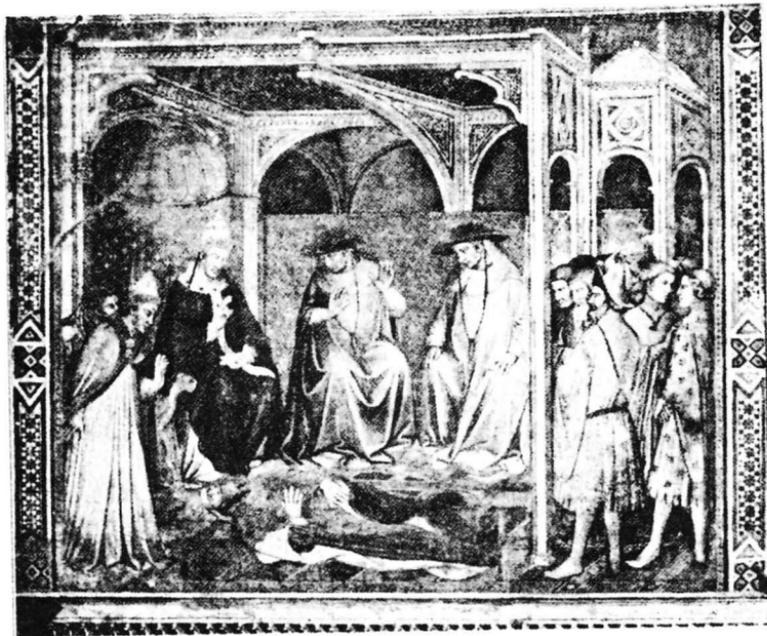
這個梵爾騰西派是沒有神學基礎的，這即是公會議對他們所以從輕發落的理由。他們最反對的是神職人員，因為他們看不慣當時神父們好財貪勢，所以忿恨他們，殘害他們，當時教宗依諾增爵三世 *Innocentius III*，盡量設法勸導他們，要他們改變野蠻的作為，雖然悔改有人，但大部分卻和亞爾皮琴派合流了，於是教會纔開始視他們為真理的仇人而予以嚴厲的攻擊了。

這次公會議又討論了一些關係社會事業性質修會的創立條件，從此以後，教會內的男女修會，漸漸地多起來了。

圖片說明：

正是萊納諾大戰後一年，那是一一七七年的時候，圖中可見到教宗亞歷山大第三在威尼斯地方正舉手祝福蠻蠻，因為他承認亞歷山大第三是合法的正統教宗，而且還交還了前昔所佔用的教產，為慶幸這件空前的事件，接着，拉脫朗第三次公會議就在一一七九年上半年召開了。

Concilium Oecumenicum Lateranense III



拉脫朗第三次大公會議
(一千一百七十九年三月六日至同年同月十九日)
中國宋孝宗淳熙六年

十二 拉脫朗第四次大公會議

(公元一千二百十五年——中國宋寧宗嘉定八年)

聖教會雖然經過許多悽慘的歷史，到了教宗依諾增爵第三世 Innocentius III 的時候，聖教會才享了幾年和平昇寧的歲月，這位教宗成了當代歐洲國家的領導人，許多城邦都紛紛向他投誠，來歸到他的護翼之下，帝后們的加冕也必須由教宗主持，權位之尊，威望之盛，超過了以前的教宗。

教宗依諾增爵第三世是出身名門的貴族子弟，特別精湛法學，在教宗魯細奧第二 Lucio III 任內，他就專門負責教廷事務，處理重要機事，秉性剛強，不倦工作，深愛教會，捨己爲人，這都是他的天賦特長，人們對他維恭維敬，熱愛有加，在他的前任教宗逝世的當日，就被選爲教宗了，當時他祇是三十七歲的壯年人，登位後立刻致力於整頓教會的工作，對於羅馬宗座的聲望，盡量的提高，令大家尊敬服從。

這位教宗也是民主風度很濃厚的人，他主張重整教會的工作，應該是教會上下每一個人的義務，教宗祇是爲首領導而已，所以他召開了拉脫朗第四次大公會議，聘集各地主教，在會議中闡述每個人的主張，和發表從經驗而來的建議，爲使教會有個全面化的革新。

響應教宗的號召而參加公會議的主教共有四百十二位，大多數是義大利、法國和英國人，少數來自德國和東歐的國家，公斯當丁那波拉宗主教區域的希臘主教，一個都沒有出席，仍舊保持舊有的分裂現象。至於東方的主教團，凡是特別邀請的，都出席了，但他們

祇是與會旁聽，不肯俱體的發表意見，這是因為昔日東西分裂遺痕的影響，而且對各項問題的決策，從來沒有投票，弗岱里谷二世代表，以及其他帝皇顯貴來參加的也很多，但他們亦是與席旁聽。

這次公會議是在一二一五年的十一月十一日開幕的，教宗親自主持開幕典禮，以後還常常出席，合同主教團討論各項重要的問題，在教宗的領導下，公會議確定了下面的四個基本原则：

- (一) 議論對於教會的內政組織。
- (二) 對各異端學說抨擊的態度和爭鬥的準則。
- (三) 研究重整社會風俗的方法。
- (四) 推動神職班與教友參加十字軍組織，為防禦阿拉伯人的威脅和再度侵犯，因為當時阿拉伯人勢力的猛湧，仍舊在依培里半島上（今西班牙，葡萄牙）囂張稱雄，但從這次公會議以後，西班牙人揭起了驅敵的旗幟，在以後的五十年中，漸漸將阿拉伯人趕過直布羅陀海峽，肅清了阿拉伯人的踪跡。

這次公會議共計開了二十天的大會，同年十一月卅日就宣佈結束了，最重要的法案共有七十章之多，且都是教宗親自的著作，若亞敬底菲渥利 Joaquinio di Fiori 對天主聖三和聖神年齡等的學說和詮解，悉數遭到公會議的絕罰。同時公會議通過了教友們應該告解領主至少每年一次的規程；主教們應該謹慎致力於修生的培植及訓導，也是會議中重要的題材，自此以後，聖教會的修院教育，就有了新的展開。

會議中所涉及的問題要算是最廣泛的一次，差不多包括立法，教理，倫理，教律和教會組織等等，最後，還有建立脫利騰大法庭的決定。

教宗依諾增爵第三是當代的大法學家，他所領導教會的十七年中，使她朝氣蓬勃，邁向和平，尤其是拉脫朗第四次大公會議的成功，應該是他最偉大的功蹟之一，他所渴望組織十字軍部隊，卻沒有完成，他爲了這支護教部隊的籌劃，披星戴月地勞瘁奔走，結果竟染病不起。於一二一六年七月十六日死在伯路基亞城，享年五十五歲。

圖片說明：這是這次大會主角教宗依諾增爵三世的畫像，他在一二〇九年會接見過一位意欲創立一個修會團體的青年，他就是富網商的兒子，在教宗的鼓勵之下，立了修會，成了聖人，他就是亞細細的方濟各。這個畫像是一二九六年方濟各會一名叫若望姆洛 Joannis Muro 繪的，現在保存在亞細細大殿裏，教宗的表情是多麼深思遠慮，肅穆而又莊嚴，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教宗。



召開拉脫朗第四次大公會議的教宗依諾增爵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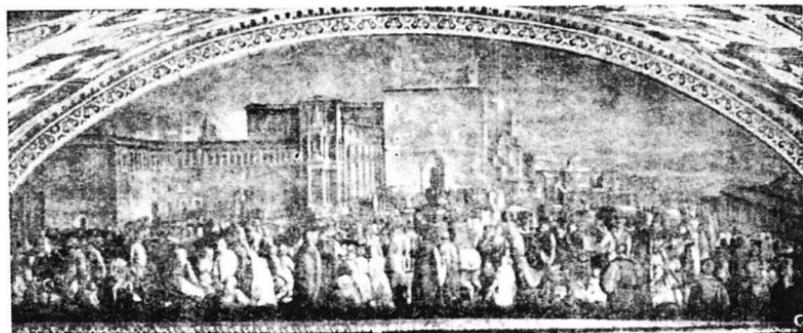
公元一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同年十一月卅日。

中國宋寧宗嘉定八年深秋。

Concilium Oecumenicum Lateranense IV



曾在這裏舉行過四次大公會議和許多次教區集會的拉脫朗大殿全景。



曾在此處舉行過四次大公會議的拉脫朗大殿，
在一千三百六十一年時全被焚燬了。

十三 里昂第一次大公會議

(公元一二四五年——中國宋理宗淳祐五年)

教宗額我略第九 *Gregorius IX* 逝世以後，被選為教宗的西尼巴若菲哀虛 *Sinibaldo Fieshi* 定名依諾增爵第四 *Innocentius IV* 他是有名的法律專家，他早已目覩當時的政教問題，永遠陷於紊亂的暗流之中，所以他登極後第一件工作，就是中和政教的磨擦，從基本的立場上，來冰釋教宗和皇帝間的覬覦，但是不久以後弗岱里谷第二顯然沒有誠意和好。某次教宗說了幾句居間的話，皇帝又怒髮沖冠威脅教宗，於是政教間免強的關係又告崩潰。

一天，忽然弗岱里谷第二要請教宗到耶爾尼 *Zorn* 地方面敘，那是他準備綁架教宗的策劃，教宗知道其中不無詭計，就暗中離國，逃到法蘭西，在一二四四年的十二月安抵里昂，到了里昂仍舊致力於教會工作，第二年（一二四五）的初夏，就召開里昂會議——聖教會的第十三屆大公會議——並且選請了弗岱里谷來參加。

教宗在開幕時的致詞，以教會所受的五個創傷為題目，講到第五個時，他奮力地攻擊皇帝，說明所有痛苦，完全由皇帝一手造成，皇帝故意沒有出席，達斗蘇哀沙 *Todeo de Susso* 作他的辯護人，但在第三次集會中，就遭到大會的裁判了，但政教的衝突始終沒有停止，直到弗岱里谷第二閉目，祇是緩和些吧了。

這次會議是教宗依諾增爵第四所召集，因為地點在法國的里昂，所以就稱為里昂大公會議，那裏是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隣接的自由都市，因為羅馬又遭到了蠻族侵略的新威脅，同

時教宗移御在那裏，公會議即就地而開了。

這次大會全期不過十九天，從一二四五年六月廿八日到七月十七日，所有三次集會，都是在聖若翰保第斯大座堂舉行的，會議中並沒有欽定什麼神學問題，祇是貶謫弗岱里谷第二的皇權，及設法籌募十字軍抵抗韃靼的侵略，對於東方的拉丁皇國問題，大會中也曾研究過，但沒有具體的方案。

參加這次會議的人數很少，因為皇帝封鎖了海航，東西人民已無法自由旅行，所以出席的一百五十位主教，多數是法國和西班牙人，英國和意大利的主教到會的很少，德國主教單有兩位費了許多車資和冒着危險得以趕到開會。

當時巴勒爾莫 *Paleo* 的總主教，又是西西里高等法院的判官，他就是前面在會議中代皇帝辯護的達斗蘇哀沙，因為他是素來庇護皇室的人，所以常尋找足以推諉的理由，想收回已有對皇帝的控訴，於是重新設法推行和平政策，把已成立的訴狀拖延下去，無論如何，這個技巧的庇護，可說是對公會議的一個威脅，致使公會議對皇帝祇有不着邊際的裁判，而沒有產生澈底而具體的定奪。

會議中大家認為弗岱里谷第二是教會的摧殘者，他支持異端人物，又保護仇教的黨羽，於是不承認他是日爾曼民族的皇帝，這個決斷並沒有影響到當時弗岱里谷第二的政權，他始終保持着仇教的態度。

最後，公會議討論了一些關係施行聖事的規律，可說從那時起，施行聖事的禮儀規則，纔漸漸地向着完臻的方面發展了，對於訴訟的進行，公會議也詳細的討論過，但一切手續和

方式卻隨着時代和潮流的演變而異。

大公會議的結果，使弗岱里谷第二失掉了法定的權威，因為公會譴宣佈了他被開除教籍的定案，他知道後，便瘋狂似的做最後爭扎；但是各方面的環境使他在戰爭中節節失利，甚至陷入無法援救的地步。於是他悶悶不樂，憂鬱成疾，一二〇五年上，最後在弗勞倫斯城逝世。

他死以後，皇權自然的落到他的兒子手裏，這一個不學無術而只知享受的青年，不到二十年，將皇位喪失了，從此弗岱里谷的承嗣中斷，歷史再也提不到他們了，這是他蠻橫兇悍，固執不悛得來的後果。羅馬人下了一句很幽默的評語：「*Ne Guid nimis*」[「不要過於極端」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教訓，算是弗岱里谷皇朝遺給後人的一項課題吧。

Concilium Ludunense I



圖片說明：這是脫來欽德式「*Precento*」手抄本律書中的一頁，全書共五大冊裏面有依諾增爵第四在里昂會議以後所頒佈的諭令及定案等。

里昂第一次大公會議
(一二四五年六月廿八日至同年七月十七日)
中國宋理宗淳祐五年。

十四 里昂第二次大公會議

(公元一二七四年——中國宋慶宗咸淳十年)

教宗額我略第十 *Gregorius X* 登極以後，他一心願意將頹衰中的教會重新振興起來，於是就計劃在里昂召開第二次大公會議。

這是一次論質論量比前更重要的公會議，就是人數來講，出席的主教有五百位左右，六十位修院院長，千餘位教長及理事，當時德學有名的大雅爾培篤 *Albertus Magnus* 斐利伯培齊尼 *Philippus Bezzini* 和鮑那文多拉 *Bonaventura* 亦都與會了。鮑氏因途中受了風寒，又強着出席大會的勞頓，最後病得利害，竟在大會閉幕前兩天逝世了。這三人，在他們死後，被聖教會擢升為聖人，並賜諡「博士」，博得後人的則效和敬仰。

此外伯多祿帶明帶削 *Petrus Taranasio* 奧篤簿諾斐哀契 *Ottobono Fieschi* 伯多祿依斯柏腦 *Petrus Ispano* 和琪洛拉莫麻啓 *Girolamo Masci* 亦從速趕來出席擁護教宗的號召。這幾位亦即是未來的教宗依諾增爵第五 *Innocentius V* 亞特良第五 *Adrianus V* 若望廿一世 *Joannes XXI* 和尼古拉第四 *Nicolas IV*。

公會議的重要旨望，總括有以下數點：

- (一) 設法和希臘派團結合一。
- (二) 組織十字軍，以克服淪陷中的日路撒冷。
- (三) 推行道德重整運動。

以上三個重要目的，是教宗額我略第十在一二七四年五月七日公會議開幕時的演詞中闡述的，可惜因着環境的動盪，政情的不安，這三個大好的計劃，真是曇花一現，在沒有推行多少時日以後，就鬆弛瓦解了。

在教理方面，為求謀和希臘派的合一，把從前他們所反對信經中 *Filioque* 「與聖子」的公教解釋，在會議中把它撤消而改為 *Spiritus Sanctus ex Patre et Filio Procedit*. 就是聖神是由聖父和聖子共發的意思。

對於公認教宗格肋孟第

四 *Clemens IV* 的信德誓願

，也是這次大會的重要法案之一。此後，主教團也一致通過教宗在會議中的最高權威，凡是在頒佈的紀律方面，若教宗認為有必須更改的地方，他可以合理的增刪。集會就在七月十七日結束，主教們即紛紛回歸自己的任所。

聖多瑪斯亞基那 *S. Tho-*



曾於一二七四年趕往法國參加里昂第二次大公會議的聖鮑那文多拉他在會議中竭力主張道德重整運動，和與希臘派和好合一的謀求。但他在公會議閉幕的前兩天就逝世了。

Concillium Ludunense II



里昂第二次大公會議
(一千二百七十四年五月七日至同年七月十七日)
中國宋慶宗咸淳十年。

圖片說明：這是一個大理石的雕刻，由亞奎那德 Aquinate 所作，現在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的簽署室中。圖中描繪主教高冠素，侃侃不怠地在教宗額我略第十世面前陳達自己的學說及主張。

mos D' Aquino，也是當代的大文豪和神哲學專家，他亦應請前去出席大公會議。可惜壽不由人，竟在旅途中逝世了。那是一二七四年的三月七日。後來他亦被聖教會列入聖人和博士隊伍，並以他的死期作為紀念他的瞻禮日。

十五 維愛奈大公會議

(公元一三二一年至一三二二年——中國元武宗至大四年至仁宗皇慶元年)

教宗鮑尼法爵第八 Bonifacius VIII 爲了保護教宗權威的完整，竟招惹了法皇斐利伯哀莫叔 Philipus Hermoso 的仇視，當教宗在一千三百零二年上逝世時，還有一連串的問題沒有解決，尤其是教宗對法皇的懲戒。

教宗鮑尼法爵崩駕後，當時政教的環境的確十分困難，大家很快而草率地就選了多明我會的前任總長當教宗，定名本篤十一世 Benedictus XI，他的秉性素來溫和，急欲和法皇解決仇冤，取得和平，於是就赦免了法皇和其他主教以及神學士們在教宗鮑尼法爵第八時代的積罰，單留下劫持教宗鮑尼法爵的腦加萊 Nogare 沒有獲得寬宥，但事實上，法皇和那般人的品行，專橫兇暴，使教宗本篤第十一世不得不再度宣佈絕罰，教宗卻在一三〇四年的七月七日，因年邁多疾而忽然長逝了。

當時，法皇的勢力很雄，仍舊左右着教會的事務。教宗崩駕以後，他不願再選鮑尼法爵第八派系的人當教宗了，於是暗遣腦加萊向樞機院施行壓力，直到十一個月以後，竟選了法國西南名城布爾若 Bour Teur 的總主教當教宗，定名格萊孟五世 Clemens V。照當時環境，他應該依從樞機院的恭請奔向羅馬去上任，豈知他卻召集了樞機們到里昂來給他加冕，以後就盤居在那裏，不多時後又喬遷到亞味濃 Avignon，他就成了喬居亞味濃的第一個教宗。

真可惜，教宗格萊孟五世軟弱得一無主張，隨便斐利伯哀莫叔的措施，竟成了他手中一

個自由運用的工具，對教宗鮑尼法爵第八所遺下的案件，在一千三百十一年四月，出了「光榮之皇」*Rex Glorie* 的通諭，他都一一遷就地予以寬宥，把罪魁腦加萊亦豁免了。

教宗格萊孟五世自里昂移居到亞味濃以後，就在維愛奈 *Vienne* 地方召開大會，這就是聖教會的第十五屆大公會議，維愛奈現在已歸屬於里昂總主教區了。

這次公會議的目的有四：

- (一) 討論日路撒冷聖地的保護問題，當時有一種團體是宗教性的武裝組織，職務是為維護聖地的安全。
- (二) 組織攻擊外教人的十字軍。
- (三) 重整神職班的生活紀律。
- (四) 力謀恢復教會的自由。

公會議是一三二一年十月十六日開幕的，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六日纔閉幕，參加人數，計有樞機廿位，從各國來的一百廿位總主教和主教，卅八位修院院長，埃及亞歷山大的拉丁系宗主教，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總會長，英，法和西班牙皇室的代表，教區理事以及其他被請的權威人士。

在大會結束以前，大家決定讓這個保護聖地的會團繼續工作下去，可惜後來會員們的紀律太壞了，就被教宗借了設立聖若望騎士隊的名義而予以取消，這個若望騎士隊，就是現在的瑪爾達會 *Maria*，由他們起而代負保護聖地的責任。

此外，公會議又決定在六年中，將教會每年十分之一的收益津貼十字軍的一切費用，但

這項實施，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十字軍本身隨時局的變遷而瓦解了。

公會議又訂了些教會中的紀律，尤其是高利貸等，禁止特別嚴厲。至於神學問題，涉及的論點是耶穌肋旁聖傷的神學價值，領洗聖寵，靈魂肉身的結合等。

伯多祿奧利味 Petrus Olivi 的學說，公會議直捷的給了它絕罰的懲戒，因為他主張靈魂本來不真正是肉身的真模形（生命之本）這完全與教會道理走着相反的方向所致。

同時公會議提倡改良修會及宗教生活，並為溝通東西文化起見，決定在教廷內，和在巴黎，牛津，撒拉芒街等大學內增設語文講座，教授希伯來文，加爾太文及阿拉伯文，這幾種文字，也是當時傳教上逼切需要的語文。

最後公會議還宣佈了政府無權干涉宗教事務的規定，但實際上，在歐洲的教會國家裏，政權干預教會的氣氛常常是濃厚的。

Concilium Viennense



維愛奈大公會議（在法國）

（一千三百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至一千三百十二年五月六日）

中國元武宗至大四年至仁宗皇慶元年。

圖片說明：這幅畫是好幾位畫家在名畫家若望蓋拉 Juan Qierra 和賽沙來奈皮亞 Cesare Nebbia 指示下的創作之一，現在在梵蒂岡圖書館西斯底室內的牆壁上，長約七十一碼，十分名貴華麗。

圖示教宗在宣佈會議決案的姿態，後面的小畫是聖體瞻禮的寫景。（按歷史記載，教宗並沒有在公會議中欽定了這個瞻禮，而是公會議以後的第二年，教宗批准了聖體瞻禮的恭行和發揚。）

十六 公斯當察大公會議

(公元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一八年——中國明成祖永樂十二年至十六年)

公斯當察 Constanza 是瑞士的一個城市，離日內瓦不很遠，是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德皇西其蒙道 Sigismundo 爲要使分裂的教會重建和平，復歸統一，又爲懲罰在英國蓬起的若望威葛來夫 John Wicklef 和若望海斯 John Hus 二人的異端學說，就假這處風景的地方，召開了公斯當察大公會議。

誰都知道，公教在中世紀時代發生過許多內部的不幸事件，東西的分裂，已使教會蒙受了創傷。當時又起了權位之爭，就教會領袖就有三個之多，例如額我略第十二 Gregorius XII 法國亞味濃的本篤第十二 Benedictus XIII 以及在意大利比薩的若望廿三 Joannes XIII 按教史的記載，只有額我略第十二是正統的教宗。

當時三位教宗彼此對峙着，額我略第十二的樞機和本篤第十三的樞機，因爲不滿意當時的分裂狀態，於是在一四〇九年的三月在意大利的比薩 Pisa 地方會開過一次會議，目的是爲尋求教會統治者的合一，總計與會的有三十四位樞機和許多主教及神學家們，雖然這個集會不合教律的，但召開的目的全是好意，會議中的主張是公會應該駕馭在教宗之上。於是大家把額我略第十二與本篤第十三同時免職，又選了新教宗亞歷山大第五 Alexander V 比薩會議以後，神學家們的好意並沒有達到和平統一的收效，反而使教會日趨分裂，因爲教友們也無形中成了三派，亞歷山大第五在英，法的支持下進了羅馬，一四一〇年就去世了，於是

又選了若望廿三，駐節比薩。

威葛來夫和海斯兩人的學說

若望威葛來夫 John Wicklef，一三二九年生於英國威葛來夫城讀書向來聰明，稍長後，就去牛津大學求學，無形中得了若亞敬菲奧萊 Joaquin Fiore 民族主義觀念的影響，提高了他的國家觀念，於是語裏行間，時有相反羅馬的表現，正值英皇愛德華二世 Edward III 不願給教宗交付糧餉的事發生，威氏開始發表他對這樁事件的根本意見，除反對教宗外，還竭力反對神職人員的產權，到後來，見到許多隱院修士們庇護着教宗，於是他又開始攻擊隱院的私產權利，威氏這個作風，背景在皇室和人民，所以他一時聲名高揚，就在一千三百七十二年被選為牛津大學的神學教授，從此他就更致力於各種宣傳了。

在一千三百七十七年上，額我略十一世 Gregorius XI 把威氏十九項謬理絕罰了，當時正當教會內部發生着分裂，這就給了威氏良好的讒言機會。他說基督纔是唯一的教宗，被選的神職班都是司鐸，羅馬的教宗是相反基督的叛徒，同時他即開始講解聖經是唯一信德的泉源，他否認聖體中的變質道理，他稱告解是愚人的發明，還盡力攻擊敬禮聖像和求得大赦的道理，一時隨從他的人很多，大家稱他們是「莠子的播種者」。

若望海斯 John Hus。一三六九年生於薄哀米亞 Bohemia，從一三九六年他就充任伯拉夏 Pogo 大學的哲學教授。那時正值亞爾皮琴和梵爾騰等派暴虐地攻擊神職班積習惡癖最熾的時候，這也就給了海斯一個倡導宗教革命的根據，他大張旗鼓的攻擊着教會的腐敗，並准許學生們閱讀威葛來夫的著作，因此招致了大學方面的注意。

大學中大多數是德國人，在一四〇三年上，裁判了威氏的七十五個主張，但其中一小部人，卻以譏成海斯的學說當作愛國的事情，甚至德皇文賽斯勞 Wenceslau 亦支持着海斯，還聘他當了大學的校長，最後總主教斯平果 Spinko 把威氏學說嚴禁了，同時也絕罰了海斯，於是許多德國人離開了都市。

這樣一來，海斯已蓄意實行背叛宗座，也離開了伯拉憂地方，他就開始著述「論教會」的問題，他說伯鐸不是教會的真首領，唯一的教會首領是基督自己，教宗的地位是帝皇們授予的，教會的懲罰條律是基督仇人的發明等等。

在一四一四年的公斯當察公議會時，德皇西蒙道趁機欲解救海斯，讓他有個追悔的機會，於是把海斯請來參加公會議，但是海斯始終未願悔改，依舊詭辯如初，使德皇失了解救他的可能，只得聽從公會議的裁判了，公會議要他改正他所撰的四十五個謊謬主張，他卻否認到底，結果於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被判死刑，受火焚斃，他的門人伯拉憂的日羅尼莫 Geronimus De Praga 繼承先師的學說，四處宣傳，結果亦遭了同樣的處決。

薄哀米亞人（海斯）的同鄉一看到他這樣死法，為民族意識所鼓動，起而結黨造亂，於是戰爭連年，直到巴西略會議（一四三四年）比較緩和，但他們所謂宗教革命，延長了一世紀左右，結果若煙霧地消散了。

大會是在一四一四年十一月五日開始的，地點是在公斯當察的聖瑪利大殿內，對於投票問題，大家有了一種新的章程——就是以國家作單位，不把人數作標準——如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等……這樣一來，遏止了意大利以人數衆多的操縱權，共計出席

的二十九位樞機，他們另行組織了一個小組，在選舉時祇算一票的權利（而他們在決定一票以前，是用多數獲勝的法則，例如樞機團中讚成某人為教宗的票數最多，這一票就投在誰的名下），其餘如宗主教，主教，修院院長等有三百人以上，同時又請了許多學術界的權威和大學校長等來參加。

開會的時候，主教團首先一致承認公會議的權威在教宗以上，然後大家作合理的討論當時教會元首問題，結果撤消了居比薩為宗座的若望廿三世，他聽了公會議的定案，放棄了比薩的一切，就到離羅馬很近的一個名叫弗拉斯茄蒂 *Frascati* 的城裏去當主教了，最後他就在那裏逝世。

同時教宗額我略第十二世爲了教會的合一和平起見，就在第十四次大會席上宣稱寧願辭去教宗的職位，隱退到僻靜的地方去，會員們無可奈何，就接受了教宗的辭職，於是大家又任命他當寶宕 *Potro* 的主教，因爲這次會議是他所允准的，所以被稱爲大公會議。

至於亞味濃的本篤第十三世，他仍舊居守不移，且還繼續祝聖數位樞機，其中兩位又繼他而當了假教宗，最後他逃到梵冷雀 *Valencia*，避居在卑尼斯高勞 *Penicola* 的堡壘中，一四二三年老死在那裏（九十歲）。

三年以後，就在一四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家選舉了渥道奈谷洛那 *Oddone Colona* 樞機當教宗，新教宗就取名瑪爾定五世 *Martin V* 於是在他的主持下，公會議宣判絕罰威葛來夫和海斯兩人的學說，同時又宣佈了七個重整教會的諭令，大會也繼而結束了。

Concilium Constantiense



公斯當察大公會議

(一千四百十四年十一月五日至一千四百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國明成祖永樂十二年至十六年

圖片說明：左圖是教宗瑪爾定五世的加冕禮。
右圖是新教宗加冕後祝福羣衆的一幕。

十七 弗勞倫斯大公會議

(公元一四三八至一四四五——中國明英宗正統三年至十年)

弗勞倫斯大公會議 *Concilium Florentinum* 從一四三一年的七月廿三日就開始了，那時正值中國明朝宣宗皇帝宣德五年的初夏季節，因着時局的動盪，以及社會的不安，不單好幾次被迫停止，而且好幾次得更換地方，直到一四四五年的八月，纔結束這次大公會議的任務。會議第一次的地點是在瑞士的巴西略 *Basilica* 城，但是因爲出席人數過少的緣故，祇開了一次集會，由賽薩里尼樞機 *Card. Cesarini* 任主席，就在十一月十二日那天，教宗歐烏琴四世 *Eugenius IV* 宣佈暫時解散，最大的理由，還是因爲教宗有怕引起教會再度分裂的戒心，但是出命解散，反而更迅速促成了新的分裂。

教宗歐烏琴四世出命暫時解散巴西略會議，但是已來出席大會的主教們不願接受教宗的命令，大家按兵不動，竟因襲着這次大公會議的口號，說大家的權柄是接獲於天主，任何人不得干涉，阻礙，遷移或解散之，會員因着西其斯蒙底皇帝的支持，仍舊繼續開會，教宗不得已，便在一四三三年十月十五日頒發敕書，承認它的合法性，還囑勸大家爲教會的統一及祛除異端而努力，但會員並沒有遵照教宗的指示做去，竟妄用了教宗遷就他們的弱點，任意擴充職權範圍，制限宗座的代表權，自稱由天主聖神賦予特權，可以替代教宗管理教會。教宗看到環境的惡化，還是願竭力挽回，又在一四三七年九月十八日下了璽文，宣佈將大會自巴西略城遷往意國北方的物拉辣 *Ferrara* 城。因此竟招惹了巴西略會員們鄙視，公然倡說教

宗無權遷移公會議的地點，更用大會的名義停止歐烏琴四世施行教宗職權，最後於一四三九年七月廿五日，舉行票決將教宗隆重地革職，又在十二月五日選舉了沙伏雅的亞梅岱侯爵 *Duca Di Savoia (Amedeo)* 為教宗，取名費利斯第五 *Felix V*。這是一次新分裂的形成。但是因為跟從他的人不多，在教宗歐烏琴第四逝世後，因着法皇的調解，費利斯放棄了他的權位，大家選舉了尼古拉第五為教宗，至此，一場分裂，安然地結束了。

由於時代的環境需要，於是教宗在一四三八年四月九日，正式在物拉辣地方召集並繼續公會議的工作，大家繼續地一直開到第二年的（一四三九年）正月十六日，在這期間，東西爭辯的神學論點是煉獄及信經問題。西方的神學家代表是賽薩里尼和迦潑拉尼街 *Card. Capronica* 二位樞機，克搜伯的總主教 *Chrysoberges O. P.* 和桃耳聖瑪達的若望（後陞樞機）；東方專家有愛弗所的總主教馬爾谷，尼賽亞總主教倍薩里奧奈 *Bessarione*，合同盎基亞勞底蘇弗龍尼 *Sofronio di Anchiolos* 和拉賽代莫尼亞的梅督條 *Metodio di Lacedaemonia* 二位總主教彼此爭論，雙方不下，舌戰無終，教宗為免去可能的不愉快，於是在一四三九年四月十日的最後一次集會中，頒佈了遷會址的文告，大會須從物城搬到弗勞倫斯，大家忙着搬運東西，會議中的緊張情形，無形中消散了。實在是它的幸運，也是教宗得體的措施。

在弗勞倫斯，於一四三四年的六月廿三日曾發生過一件亂子，因為民衆的動武造反，逼得教宗得化裝潛逃，時移景遷，想不到那裏竟成爲公會議的場所了。

公會議自物拉辣遷到弗勞倫斯以後，集會的鵠的是盡量推動和希臘亞眉尼亞及酷狄等派的團結。

最重要的集會是一四三九年七月六日那次，賽薩里尼樞機和尼賽亞的總主教倍薩里奧奈分別用拉丁和希臘文根據教宗歐烏琴第四和巴萊勞高 Paleo Logo 皇帝若望第八的初衷，撰寫了「普天同慶」Laetentur Coeli 的敕書，裏面包括的要目有五：

第一，聖神的發軔信道。

第二，信經的整編。

第三，四末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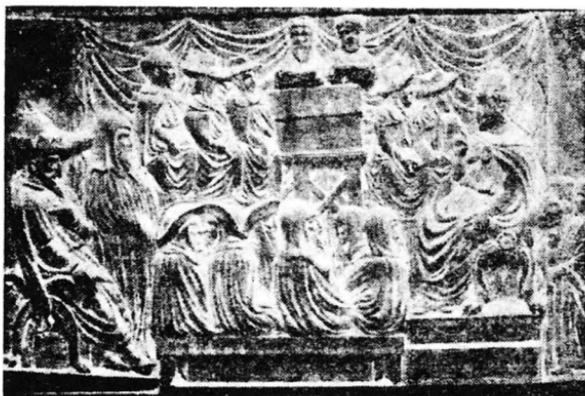
第四，聖體聖事。

第五，羅馬宗座的首席地位。

位。

從一四四三年十月到一四四五年八月期間的集會，公會由弗勞倫斯再搬到羅馬，於拉脫明大殿中舉行的，結果總算獲得了和美索伯達米亞的齊利派 Siri 以及加爾岱依 Caldei 和雪潑來的瑪洛尼底 Maroniti di Cipro 等派合好團結，又費了相當的力量，才使希臘神職

Council of Florence



弗勞倫斯大公會議

(一千四百卅一年七月廿三日至一千四百四十五年八月)
中國明英宗正統三年至十年。

圖片說明：圖示在羅馬和希臘派合一以後，中間站着的兩人用拉丁文和希臘文在宣讀教宗的敕書，這一次的成功，的確是教宗歐烏琴第四世任內最值得紀念的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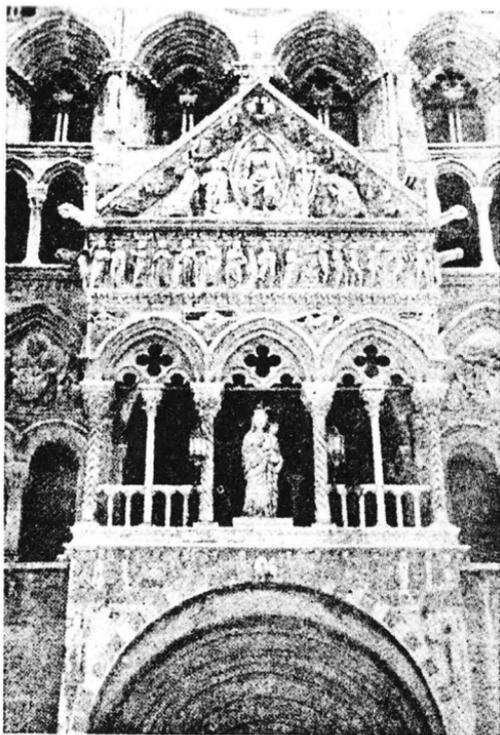
本圖是弗勞倫斯大藝術家斐拉萊德 Filarete 的傑作。他是著名的雕刻家，在六位冶鑄工人的協助下，用紫銅鑄成了模型，把它鑄合在弗勞倫斯大堂銅門上，直到如今，依然印紋楚楚，令人視之，會追憶到當時的會議情形。

班接受了和合的誠意。可是公斯當丁那波拉卻在一四五三年脫離了羅馬，教會又蒙受了分裂的創傷，其實東方教會，祇是陽奉陰違地對羅馬應付吧了，其分裂的狀態，完全和昔日無異。



這是巴西略地方的著名大堂，弗勞倫斯大公會議第一階段本在那裏舉行，後因出席人數過少而暫時解散了。（Basilea）

中國明宣宗宣德五年。



這是弗拉拉地方的聖母大殿，弗勞倫斯大公會議的第二階段，就在這裏舉行的。Ferrara-Italia



伯多祿首席宗座地位的表徵。

十八 拉脫朗第五次大公會議

(公元一五一二年至一五一七年——中國明武宗正德七年至十二年)

這次公會議從一五一一年七月十八日就開始召開籌備了，但是直到第二年（一五一二）的五月十日纔實踐開幕的，目的是爲反對比薩會議的全盤決議——因爲比薩會議並不是教宗的意思，而是法皇魯易十二 Louis XII，在全法國的主教團主持下於比薩舉行的，出席的有樞機四位，主教十八人，還有院長數位，會員都是法蘭西人，他們重新提倡公斯當察會議中的決定，就是承認公會議的權威應該在教宗以上，因此，教宗大怒，把與會的主教團開除了教籍，於是他們就把會議移到米蘭，在那裏宣佈教宗猶里奧第二 Julius II 被謫，並停止使用職權，其本來職權，悉由大會來執行。不久大會又遷到亞斯底城，最後搬到法國里昂，在那裏被解散了。於是教宗就在一五一一年七月十八日公告這次公會議的非法立場，同時也否認了所有的案件，接着又號召將在羅馬舉行拉脫朗第五次大公會議，檢討的問題，首先是再度確定教宗高於大會的欽訂，這即是本屆大會中心論點之一。

公會議的節目，差不多全是教宗猶里奧二世親自訂立的，所有諭令也全用教宗璽書的格式撰寫，第一階段中，就分成三個小組，各自負責研究每組的專門問題，例如第一組，專門負責研究教友諸侯間的和平實施問題，第二組是專門討論教會的改善問題，第三組是負責推廣信德的傳教計劃和致力於使裂教來歸的事項。

一五一二年五月十日，公會議正式在拉脫朗大殿舉行開幕儀式，共計到有樞機十五位，

七十八位宗主教，總主教和主教，兩位修院院長，方濟各，多明我，奧斯定和聖衣會等的總長等，在第一次集會中，奧斯定會的總長，對教會改革之必要，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說，到最精采處，他說：「人當藉着聖事而改變，聖事卻不應因人而改變。」

到第九次集會時，那時已是一五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大會已是在教宗良第十 Leo X 的主持之下了，因為教宗猶里奧第二在一五一三年的二月廿一日因病逝世，三月九日良第十當選教宗，十九日加冕，他秉承前任的遺志，繼續公會議的工作。

公會議共分十二個階段：前五個是教宗猶里奧第二主持的，後七個是由新教宗良第十繼續的，一直到一五一七年的三月十六日才宣告結束，和教友諸侯帝皇的協和，也獲得了具體的表現。法皇路易十二在比薩會議於里昂塌台後，立刻承認了拉脫明大公會議的價值，於此教廷和法國方面的和解，就此告成。

拉脫明第五次會議的結果是整個推翻了比薩會議的決案，同時又譴責了加洛第七的主張（他主張公會議的權威高於教宗），至於伯多祿卜莫那齊 *Pietro Pomponazzi* 闡述人靈要死的學說，完全受到公會議的裁判並絕罰了。

此外，公會議的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教宗良第十在一五一六年八月十八日和法皇方濟各第一所締結的互助和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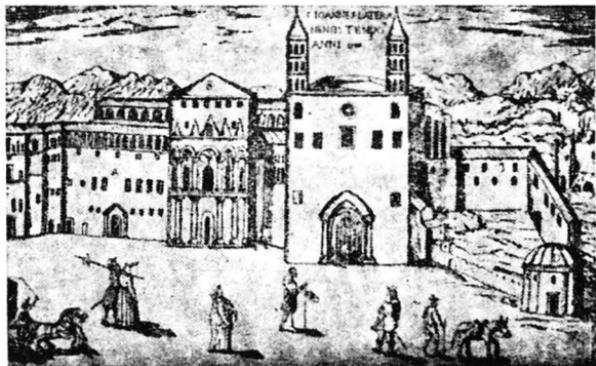
總之，這次大會雖有幾條改良的命令，但收效並不理想，大多數的條款，都沒有見諸實行，正如布耳叶 *Bouges* 的主教預先說過：「如果命令的被遵行沒有保證，我們只是耗費光陰和錢財而已。」猶里奧第二召開會議時，的確有決心改革教會，不幸早死了，後來良第十

繼位，因為沒有果敢的膽識，以致大會沒有完成決議的使命，用以防止大禍的來臨，誰知離馬丁路德背教和倡導「宗教革命」的日期祇有七個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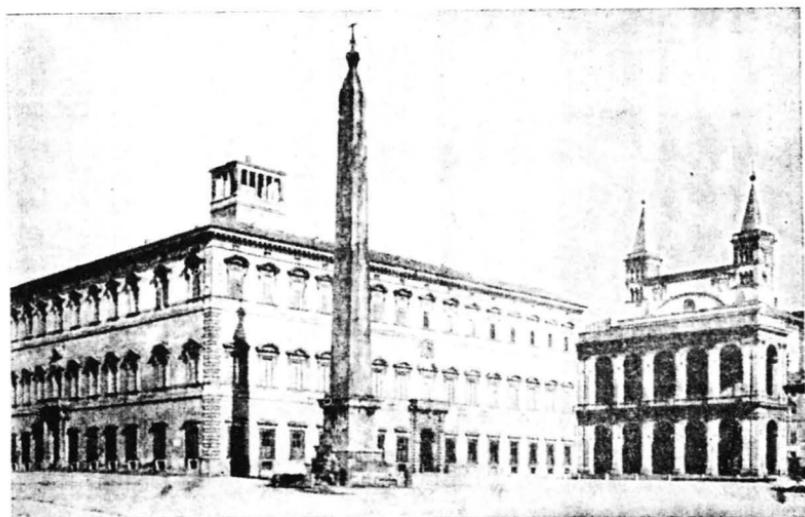
最後，公會議還釐訂了一項社會事業的計劃，決定除樞機主教外，人們不可任意擅用修會的權利，又爲了公共利益起見，大家贊成設立借貸機構，這樣不單可以便利窮人的需要，而且還能協助他們創立小規模的事業。

圖片說明：拉脫朗大堂早在四百五十五年時首次遭到北部的范達爾 Vandalos 蠻族侵進時的蹂躪和破壞；又在八百九十六年時，受到地震的影響而倒塌過，在中世紀時連遭了兩次火劫（第一次在一千三百零八年，第二次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堂身全部燒燬，祇留下些磚石的斷垣殘壁，後來經教宗吳巴諾五世 Urbanus V 在遺址上重建起來，但工程是草率的，後來教宗額我略第十一世又加以修改和擴充，直到教宗依諾增爵第十世的任內，由名工程師鮑魯米尼設計全部藝術的革新，到如今將有四百年了，堂皇的聖殿屹然在新時代中，成爲藝術上的一個楷摹，這是在藝術改革以前的堂景，也不過是偏面的側影，是伯多祿盧勞 Pedro Lasso 遺著中的一幅炭畫，藉此讓後人知其古代的面貌，在裏面竟舉行過五次大公會議。

Concilium Lateranense V



拉脫朗第五次大公會議
(一五二二年五月十日至一五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國明武宗正德七年至十二年



這是現在拉脫朗大殿的後景，
第五次拉脫朗大公會議是在這裏舉行的。

十九 脫利騰大公會議

(公元一千五百四十五年至一千五百六十三年)

——中國明世宗嘉靖廿四年至四十二年——

拉脫明第五次公會議結束以後不久，馬丁路德就在德國惠登堡大學的教堂門前宣佈他九十五個論題來駁斥教宗的上諭，同時揭發號召隨從他的人，起而實施改革教會，於是誓反教Protestantes就在世界上開始存在並向各方面蔓延了。教會當局就在馬丁路德創教以後廿二年，就召開了脫利騰大公會議。

脫利騰 Trento 是意國北方的一個省城，現有七萬多居民，它在政治及教會統制管理上，有了許多變遷。直到一九一八年才正式歸入意國領土，也成了一個獨立的總主教區。古時，這城的主教也是一位諸侯（男爵），到現在還保有虛名。城中宮殿及主教座堂，都是相當宏麗的建築物，因此，被選為脫利騰公會議的會場了。

對於改革教會的問題，好幾次公會議多提出討論過，但是決而不行，所有方案，每是紙上談兵，不發生一些作用，因為領導無人，所以不克實踐了。於是很多人對羅馬由失望而起反應，對「改革」二字越發迷信起來。加之國家主義逐漸萌芽，使不少人希望在政治及宗教上獨立。一批新興的人文主義者，對教會神職人員鄙視不敬，盡量藉故詆譏。且用印刷品充工具，把教會的腐敗，醜陋地呈現在民衆的眼前，至於美好的地方，卻完全掩蔽了。在這種情勢下，反對教會統一領導的情緒，非常高漲，叛離羅馬教會的趨勢，已經醞釀成熟，只要

引線一燃，立刻有燎原的災禍。馬丁路德的崛起，也不過是一次機會吧了。他竟肩起了「宗教革命」的旗幟，把許多人靈從聖教會的懷抱攫進了分裂的巨流。

教宗良第十，爲要募集建築伯鐸大殿的基金，於是運用施放大赦的方法，向教民勸捐。馬丁路德就乘着這個機會，便公開攻擊羅馬聖座，張貼了他九十五條意見，喊出了宗教革命的口號，這個運動一開始就有很多人風起雲湧地擁護他。教宗知道了這一切，立刻出了敕書，禁止他宣傳異說，而路德卻當衆把教宗的敕書撕毀焚燒。德皇嘉祿第五在召開的會議上將他充軍，爲撲滅這個異說的火焰。可是撒蘇尼亞的諸侯，把他劫持到宮中去保護起來。一時隨從這種異說的人很多，連諸侯將軍們亦參加了。大家反對皇帝信仰自由的命令，同時又開始對天主教徒的虐待和殘害，教難就在德國起端了。

英國皇帝亨利第八，先是擁護教宗，也贊成聖事有七件的定案，竟據有「信仰保護人」的美名。可是以後因爲擅自離婚，娶了第二個皇后，被教宗開除了教籍，這樣他就脫離羅馬教會，成立了英國教 Anglican Church，至於瑞典、丹麥、挪威也隨從了改革派。寸利在瑞士，加爾文在法國也自創新說，成了異教的黨魁，響應他們的人也很多，這樣歐洲的半邊天下，已非教宗權力所及，且都立在反對的地位，成了他們的勁敵。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雖然也有革命分子，但有的被壓制了，有的被感化了，沒有捲入旋渦，也沒有造成大禍。

這次公會議自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以後，因着教宗的崩駕而時斷時續，差不多開了十八年，直到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三日纔閉幕，其中替代了三任教宗，由保祿三世 Paulus III 開始，經猶里奧第三 Julius III，最後由庇護第四 Pius IV 繼續一直到結束。

整個公會議可分三個階段，共舉行過二十五次大會。

第一階段——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五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先後舉行過十次集會。除教會的改革外，還討論到啓示等神學問題。

第二階段——一五五一年五月一日——一五五二年四月廿八日，先後舉行過六次大會。討論材料，尤其是聖經、原罪和聖化等問題講得最多，其餘如論聖寵問題、彌撒祭禮、敬禮神聖們的聖像及煉獄等，都有詳細的研究與解釋。後來沙歡娜的麥烏里肖和加洛第五在因斯布魯克起了戰爭，烽火威脅到脫利騰城來了，真有朝不保夕的危險，大多與會的主教，均逃避一空，因着環境的不安，教宗宣告了集會暫停的決定。

第三階段——一五六二年元月十八日——一五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先後舉行過九次集會，討論的問題，全是關係聖事部門的，尤其是聖體聖事，證明基督在聖體中的實際存在。至於告解、終傳、神品、婚配等亦詳細討論過。

就是領聖體問題，大家各有意見，最後只得交付宗座決定。教宗根據理論說明，單領聖體，就是領了整個基督，所以不領聖血，也算領了聖體聖事。但教宗庇護第四在一五六四年上（大會結束後八個月）給了巴維拉 *Baviera*（奧國），麥共削 *Moguncia* 和脫來物 *Tevese* 幾個教區可以恭領聖血的准許。

公會議的集會多數是在脫利騰大堂舉行的，開始時由教宗的代表，蒙德 *Monte*，賽維尼 *Cervini* 和卜肋 *Pole* 二位樞機主持，出席人數漸漸增加，在最後一次集會時，據當時公會議秘書盎琪梅沙來利 *Angel Messorelli* 的記錄，總主教和主教到有一百九十九人，七個修院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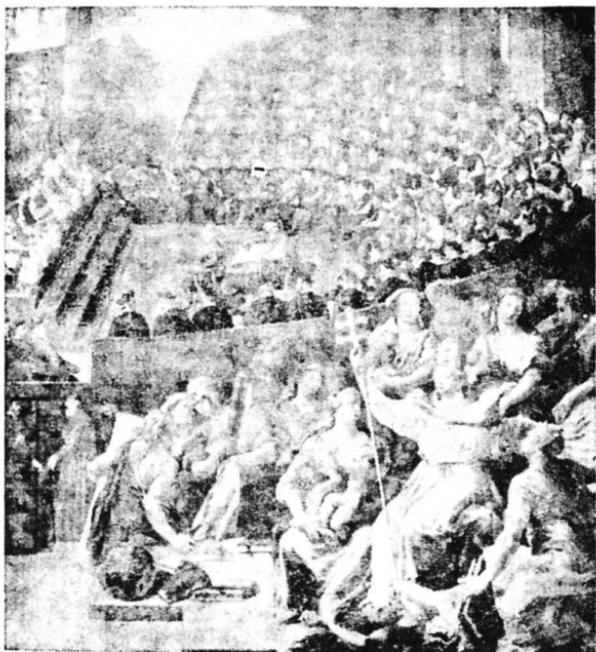
長，七個總會長，十九個教區輔理。大家將討論的決議撰成公文以後，再交木版印刷工人製版，然後將印刷品寄遞給歐洲國家的每一個教區，以資根據大公會議的決定，遵照實行。這次公會議雖然久長了些，但對問題的研究，也比較詳細，按效力來論，是各屆公會議中最好的一次。

公會議中，因着大家的努力，將路德·加爾維尼 Calvin 和寸利 Zwingli 等人的錯誤學說，一一駁斥了。同時將自己的教理作了有系統的編纂。對於教會的改良，也有了具體的辦法，就是實施優越的修院教育，提高修生研究水準，使能迎合潮流的需要。至於主教，除安分於本職外，時常應出外巡視屬下，督促他們從新的精神，並按期召開教區會議，讓神父們供給其工作上的經驗資料，盡量任其自由發表對教區事業的意見，這顯然是一種民主的作風，所以後來的教會，真有了新的生氣。

在這次大會的二十五次集會中，公會議宣佈了很多神學範圍內的定案，如聖經、原罪、聖寵、聖化、聖事、彌撒祭禮和敬禮聖髑、聖像等，都有詳細的規定和著述。由於以上的許多決案，聖教會神學的理論也更形完臻，且編成了「脫利騰的信德誓文」"Confessio Fidei Tridentina"，使主教、教區理事和大學的教授、博士們遵照一切指示，謹慎預防在學術講述及批判上的錯誤觀念。最後由莫隆 Morone 樞機用教宗名義結束了大會。

一五六四年的八月二日，教宗庇護第四世成立了一個樞機團，就是現在的集議院，他們不是專為譯述脫利騰公會議所定的教律，而是負責監察一切改新教會的題材和目標的。

Concilium Tridentinum



脱利騰公會議

(一千五百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千五百六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中國明世宗嘉靖廿四年至四十二年。

圖片說明：圖頂部是脱利騰公會議開會時的一幕。

左下面靠邊的一人是弗岱利谷醋加利 Federico Zuari 的徒弟巴斯掛迦蒂底易西 Pasqua Cati di Jesi，他是本畫的作者，在脱利騰公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和另一位畫家共同在教宗額我略第十三世在梵蒂岡的寓所內工作過。這幅畫後來在亞登潑絲 Altemps 的聖母堂內發現的。現在保存在法國巴黎的魯物勒皇宮裏。

右下面是教宗戴着三級冠，手執牧民的權杖，左手覆在聖伯多祿大殿的圓頂！意思是指那裏是繼宗徒的寶座；在教宗週圍的人物，象徵着對天主和對人的各種美德。

二十 梵蒂岡首次大公會議

(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中國清穆宗同治八年至九年)

在脫利騰公會會議於一五六三年的十二月四日閉幕以後，足足過了三個世紀，沒有舉行過大公會議。在教會史上，從未有過如此漫長的間隔。事實上，自一千六百年以後，當時的環境，沒有舉行一個大公會議的條件和可能。從十六世紀的中葉開始，歐洲方面的宗教統一已不復存在，普反教的興起，已將歐洲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集團，法國主義——Gallicanism 的猖狂，反對教會中央集權的言論囂張不已；各國政府對教會所加的壓力，使宗座國政的權威，逐漸消衰。法國革命的影響，以及美洲各國的獨立，使世界形勢大為改觀，這都是無法召開大公會議的社會環境。

但是從一千八百年之後，各國主教團逐漸擺脫了國家勢力的干涉，而趨於獨立自主。教會又重新奔向羅馬教宗的精神領導，統一的傾向又佔了上風，於是舉行大公會議的客觀環境，已在慢慢地形成中。

教宗庇護第九世 Pius IX，在一八四六年登極，開始了他長達三十二的教宗任期。一開始，他為堅定教會的信仰基礎，他即和當時的卑魯涅 Perugia 總主教貝契 Pecchi 樞機，(未來的教宗良第十三世)商討將新興的哲學和政治理論，編著一張簡表，分送各地主教，要他們預防謬論的流傳。

教宗在一八六五年初，就有召開大公會議的意願，於是就委托五位樞機研究如何召開大

會的問題，隨後又增到九位樞機趕作一切適宜的準備。同時，教廷國務院即函告遺駐各國的宗座使節，囑他們就地物色神學專家，列為大公會議的籌備委員。

經過了三四年的準備，終於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教宗庇護第九親自主持梵蒂岡首屆大公會議的開幕禮。所有工作、研究、討論的學術範圍，要算是二十屆公會議中最廣泛的一次，更好說是把以前公會議中的法案作了一次總檢討，按照每一項問題的性質，歸納演繹，更詳細地予以審決。總計來自世界各地出席大會的人數，單主教就有七百以上，其餘如院長，總會長等大約一百五十人左右，人才濟濟，也是二十次公會議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

這次公會議的預備時間較為充足，所以其組織也較其他公會議來得完善。籌備的時候就很縝密，先把問題的範疇劃成六組，每組再委派專才負責。例如：

第一、神學組——由皮略 Billò 樞機任組長，負責研究一切關係信道的問題。

第二、倫理組——由迦戴利尼 Caterini 樞機任組長，領導研究關於道德和法律的問題——包括道德學及法律問題。

第三、修會組——由比柴里樞機 Card. Bizzari 任組長，專事研究修會的權益問題。

第四、東方教會組——由倍爾那袍 Barnabo 樞機任組長，專門研究東方禮派系的權益問題。

第五、教會與政治關係組——由萊沙虛 Reisch 樞機（德籍）任組長，專門研究教會與國家間的外交問題，他在大會開幕後不久就逝世了，就由岱安琪 De Angelis 樞機補替。

第六、禮儀組——由柏低齊 Pottini 樞機任主委，專事研究聖教會各種禮儀，尤其是確定

施行聖事的禮節，使用材料及經文的編著等。

這六組成立以後，教宗又在主教團內選出協助組長的工作人員，俾能搜集資料，斟酌意見，同時教宗還指定了五人組成的主席團，根據了籌備委員會所規定的章程，來指示各組實際的工作，大集會上，他們代表教宗主持會議的一切。

在差不多十個半月的會期中，可分為四個階段，先後舉行過八十九次集會。第一階段，所謂是曙暮時期，不過是報告些召開大會的宗旨，組織和人選問題。最得勁的乃是第二和第三兩個階段，大會在二一八七〇年四月廿四日出了「天主子」的告文「*Dal Filius*」，其中綜合一切論天主的道理，例如信德及啓示等。對於三位一體的道理，亦闡述得相當詳細。在十八條法律中，用了絕罰的語氣，將古今所有的錯誤學說，完全以制裁的方式棄絕了。

又在七月十八日那天，頒佈了「永生善牧」「*Pastor Aeternus*」的通諭，裏面包括四章論題：

- (一) 陳述聖伯多祿在宗徒中的首席權利。
- (二) 陳述繼聖伯多祿位的教宗，亦永久享受同樣的特權。
- (三) 陳述宗座首席的本質。
- (四) 陳述教宗以衆生之師的地位，對於信德和倫理方面的欽定，是不能錯誤的「*infallibilis Romani Pontificis*」。

當時出席的五百三十五位主教，除兩位德國主教凱特勒 *Ketteler*，和海弗爾 *Hefele* 因錯懂了其中的意思而否認外，其餘都一致通過前面的四章論題。於是教宗庇護第九立即申意，

並從寶座上宣言說：「我們完全衷心地欽定剛在公會議所陳述的一切，並用宗座的權力堅信之」。這樣就結束了當天的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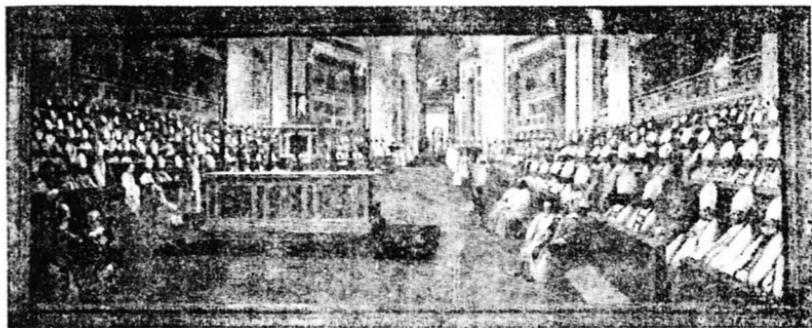
反對教宗有無誤神權的海弗爾主教，他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再度提出反對的意見，且在德國成立了一個反對這項欽定的團體，名稱是「老教友」，其中堅份子就是依納爵·道林傑 Ignatius Dollinger 神父，他是慕尼黑大學的歷史教授，公會議在籌備時期，是出過很多力的一員，但是他對教宗無誤神權的欽定，卻始終反對到底，雖然公會議以最多數的主教意見欽定了這個案件，他還是公然不肯接受，因此在一八七一年的四月十四日遭到了慕尼黑主教的嚴懲，這樣一來，他就在高勞涅召集老教友黨人開會，大大攻擊羅馬，但這個黨，並沒有多大作為，很快就煙消霧散了。道林傑在一八九〇年上逝世，享年九十一歲，至死沒有和教會和解。

在瑞士方面，弗爾那教區的拉卻 Lochat 主教亦繼起反對公會議的決定，但在他的教區裏起了一個反對他的力量，最後竟把他趕走了。

七月十九日（一八七〇年），普法兩國正式宣戰，許多主教們便倉促返里，各自星散，大會的工作頓呈癱瘓狀態，留在羅馬的僅有一些傳教區或東方禮，以及其他遠地的主教們。大會還斷續的開着，一直到九月一日，那時正是第八十九次集會，出席人數，僅有一百零四人，大會已顯然無法續開。梵蒂岡第一次會議就在戰亂的環境中夭折了。其原來的計劃，祇完成了一小部分，和我們最有關係的傳教事業草案，竟失去了在大會上討論的機會，現在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內，充當歷史的陳跡了。

普法戰爭的烽火不熄，法國駐羅馬的軍隊奉命撤離，調上前線，義大利政府軍於九月十七日傍晚包圍羅馬，第二天上午，在迦若那 Gen. Cadorna 將軍的指揮下，長驅直入，佔領了教宗的領土——羅馬。十月九日，羅馬及附近地區併入意大利版圖，教宗國的政權與地位全被削奪，環境已不允許大公會議再行繼續，教宗只好宣佈大會無定期延展，那時正是一八七〇年十月廿日，離現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已是九十二個邁長的年頭了。

Conclium Vatican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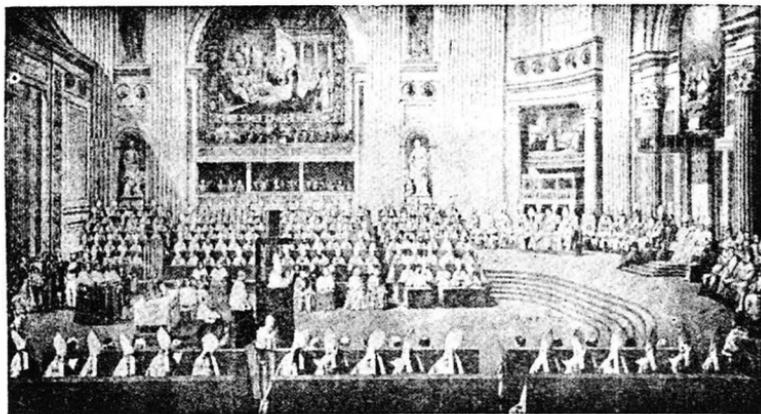


梵蒂岡首次大公會議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十二月八日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十月二十日)

中國清穆宗同治八年至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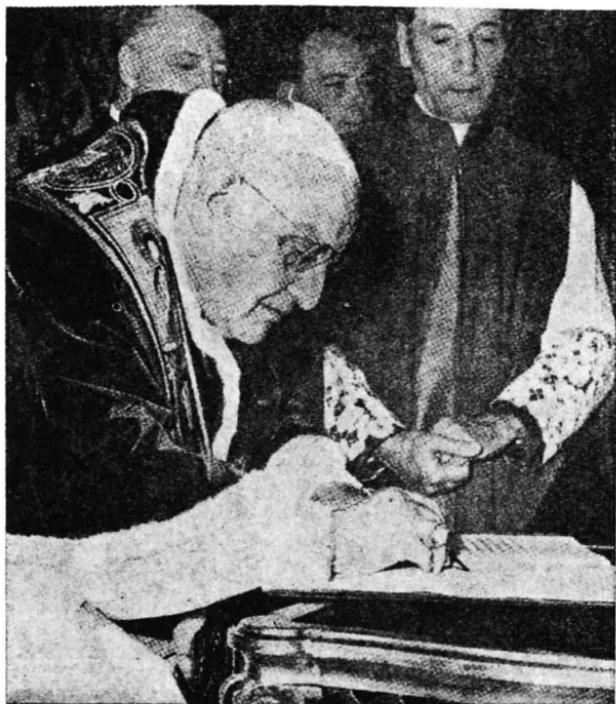
圖片說明：這是亞歷山大蒙托范尼 Alexandro Montovani 畫家最好的作品之一，現在在梵蒂岡宮殿的三層樓上掛着，圖示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八日在梵蒂岡大殿內的集合情景二幅。



梵蒂岡第一次公會議的集會情形。



三年前，教宗對樞機院演講時提議召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鏡頭。



教宗若望第廿三世在「推動」的上諭上簽署，正式向全世界發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開幕日期，爲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聖母爲天主之母瞻禮。

二十一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開幕盛況

(公元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預備了快將三年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決定於十月十一日，聖母爲天主之母瞻禮舉行開幕典禮，這非單是公教徒所渴望的盛舉，亦是全人類寄望最深切而一致矚目的歷史事件，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主教們，自接得教宗的訓令以後，都在兢兢準備參與這一時代性的集會。

暑期中我去多明尼國遊歷，同時亦是探望故友。貝本主教 Msgr. Peñn 伴同我巡察了他的教區，他就到離京都不遠的孟賽沙 Manresa 地方做退省去了，事前卻派定了車夫，駕車陪我到各地遊覽。

十天以後，我們匆匆回到聖多明我（多國的京城）借宿在修院裏，一天清晨，院長遞給我貝本主教的手筆，拆開信封，展看信箋念去，纔知道貝本主教邀請我作他去羅馬開大公會議時的秘書，且信裏已附上必須的證件，我受寵若驚地接受了，何況這次會議的歷史價值，也許是我們生命中空前絕後的一次，即使將來再開，但誰能保證我們還生存着呢？於是在九月底，我又匆匆地飛回紐約，辦辦手續，於十月七日離紐約經馬德里而達羅馬，那時已是十號（中國國慶日）的晚上了，出了機場，坐了航空公司的汽車一直到羅馬城裏，一路上大雨滂沱，在水霧中，我僱了的士，到貝本主教給我的地點去會見。

十月十一日——這一個富有歷史性的日子終於來到，早晨起身立刻開窗望望外面，怕仍

是滴瀝下雨，事實上可真相反，誰知一夜風曠把雨雲打發開了，天是那麼明亮，地面也已乾燥，一切是吉祥之兆，所以後來教宗特別將自然的氣象，作為快樂的象徵，安插到開幕詞裏去了。八點鐘，預定的車子來接我們，把我們送到主教們應集合的地方，那是教廷宮殿的下層，就在伯鐸大殿的左側，特闢為主教們更衣用的。我們到時，主教們有的已整衣待發，有的在跟踉的趕來，梵蒂岡國土上有史以來首次聚集了這麼多的主教，一時紅衾穿梭，東西流蕩，成了人潮，蒐蔚壯觀。當時伯鐸廣場上已湧集了教友和來自各國的遊客，警察們持棍來往，維護秩序，大家鴉鵲無聲地等待禮儀的開始，在人們的緘默中，超然的宗教氣氛更加濃厚了，且籠罩着每一個人的心，肅穆得令人起敬起畏。

行列開始——上午九點鐘正，教宗在保祿小堂內朝拜了聖體以後，梵蒂岡歌詠團就高唱亞物海星的歌來，於是主教團接唱以下的詩詞，為祈禱聖母的光照，向着真理的頂點走去，同時主教團行列便開始從教廷宮殿的紫銅門出來，在瑞士兵的前導下，經伯鐸廣場徐徐地向着伯鐸大殿內的公會議室移動，最前是教宗御封的騎士和騎士隊，繼後是所有宗座大學的校長，教廷內講師及理事，各修會總長，公會議籌備委員，梵蒂岡音樂導師，教廷事務員及乘印大臣，聖禮部，聖輪部（教會的訟事院），其後是十字架，吊爐，執燭和輔禮生，接着就是主教團，行列為修院院長，主教，總主教，首席主教，宗主教，樞機主教，教廷各部長，最後是教宗御座，由八人抬着，教宗白衣金冠，一路上，舉手祝福着兩旁的觀眾，主教們全是高冠素氅，一進伯鐸大殿，先向中央的苦像敬禮，隨即順序去會議室入席，教宗經過時，大家都起立致敬。

由各宗教應請前來旁觀的代表們，都被列席在教宗寶座斜對面的觀禮台上，和外交團的代表們合座，但在舉行公會議時，外交團是不請入場的，而旁觀團卻天天到場出席大會。

教宗入會議室後，除去宗座高冠，即刻昇登設在正祭台的禮座上，雙手合掌，開始唱：伏求聖神降臨……*Veni Creator Spiritus*。於是全體主教團隨從管風琴的節奏，繼續唱完全首聖詩，唱畢，由樞機院首席蒂賽朗 *Tisserant* 樞機奉獻開幕聖祭，祈求天主聖神，賜以特殊寵照，使參加大會的主教們，給這次大會多多的貢獻。

彌撒後，教宗在御座上，個別接受樞機們服從及信德的宣誓，然後由公會議秘書長朗誦同樣經文，主教團全體隨和宣讀，這一片誠摯而從心發出的誓聲，許多人感動得流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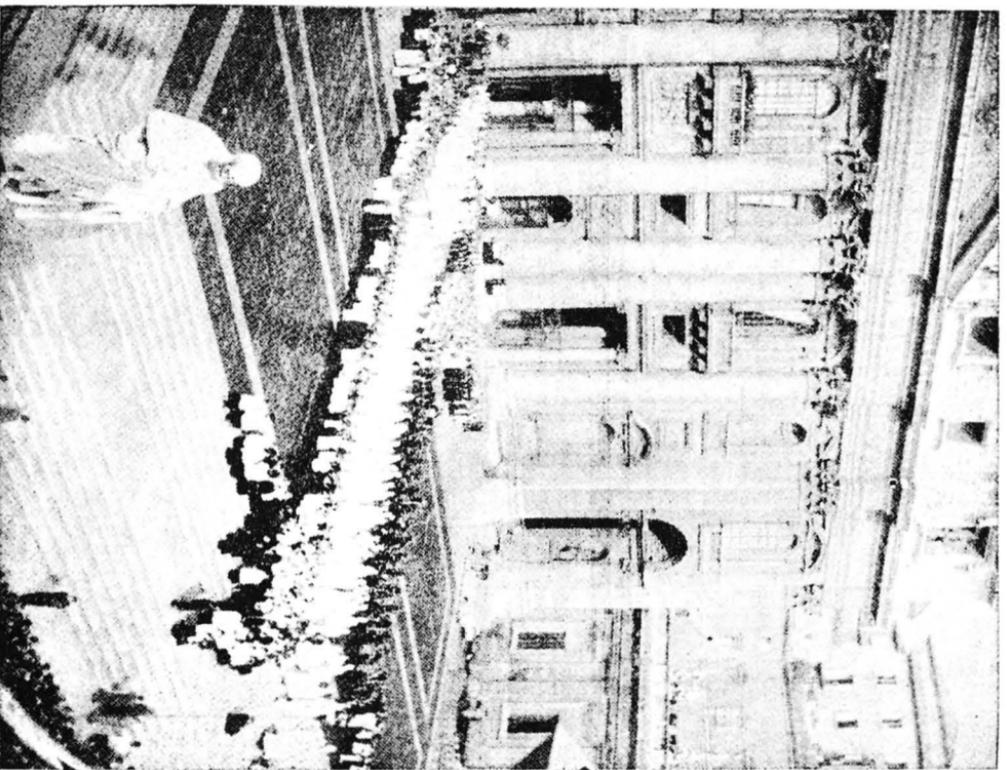
宣誓以後，教宗領導全體公會議的會員恭唱諸聖禱文，這一禮節，就是教宗後來在開幕詞裏要說的，我們要聯合天上地下的生靈，共同來完成這一次歷史性的盛舉。禱文唱完後，遵照每次公會議的慣例，再由東方禮的主教，用東方禮的儀式，舉行祈禱，文字也用他們常用的希臘文，這是表示公會議是東西合一的，雖然禮儀上有區別，但完全屬於一個宗教，共同為救援人類而宣揚真理及工作。



(一) 梵蒂岡第二次公會議開幕日主教團行列由教宗宮殿向伯多祿大堂出發的一幕。



(二) 主教團行列的又一鏡頭。



(三) 開幕禮前主教團按序向會議室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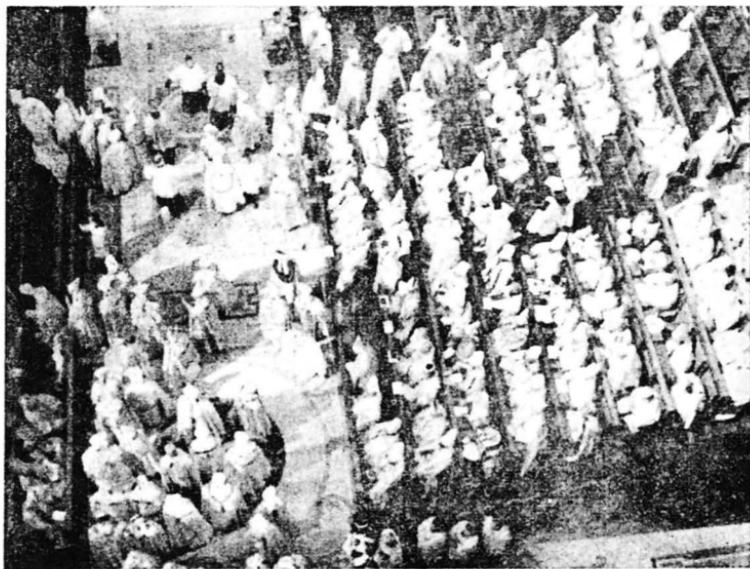
(四) 主教團行列的又一鏡頭。



(五) 正在進行中的樞機團。



(六) 圖示兩位早到而落後的主教正快步趕向主教隊去。
一、是教廷駐意大利公使格拉諾總主教。
二、是多明尼國首席總主教倍萊斯蒙席。



(七) 參加大公會議的主教團按序入席的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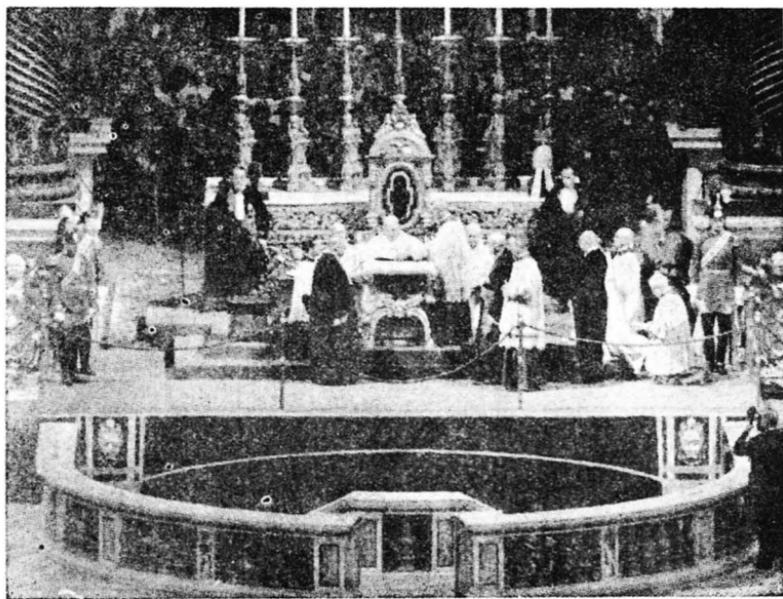
(八)

教宗御座向着伯多祿大殿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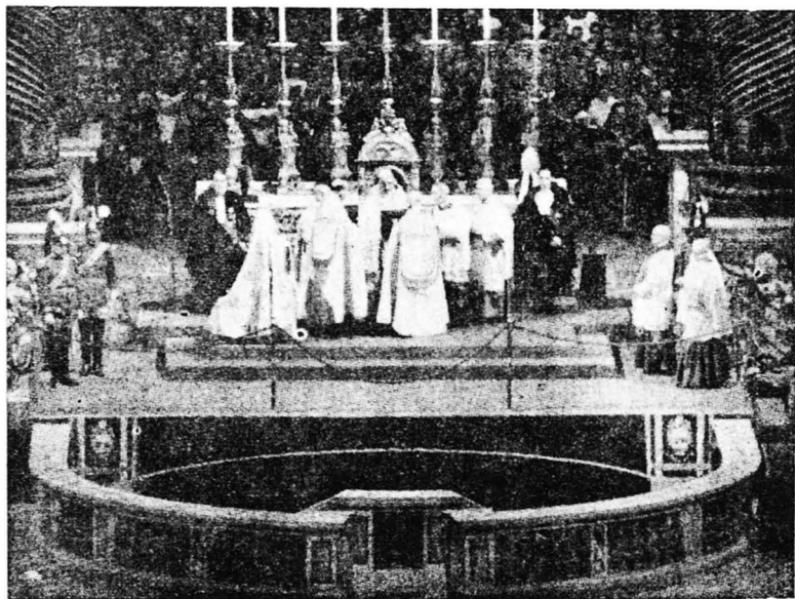


(九)

教宗在伯多祿祭台前祈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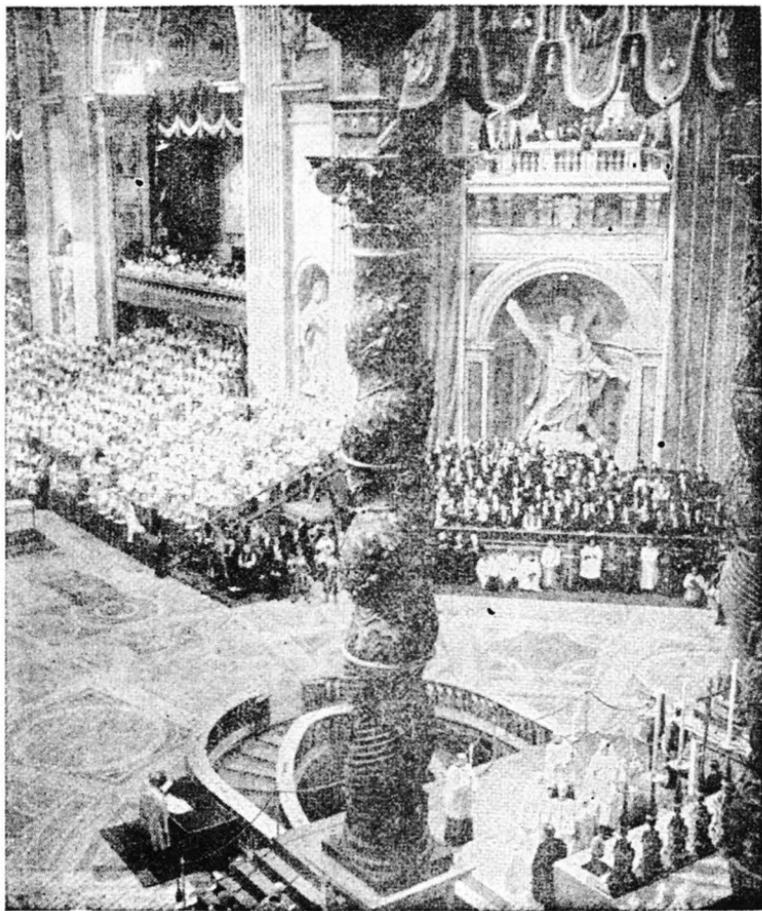
(十) 彌撒中，教宗懇切地為公會議祈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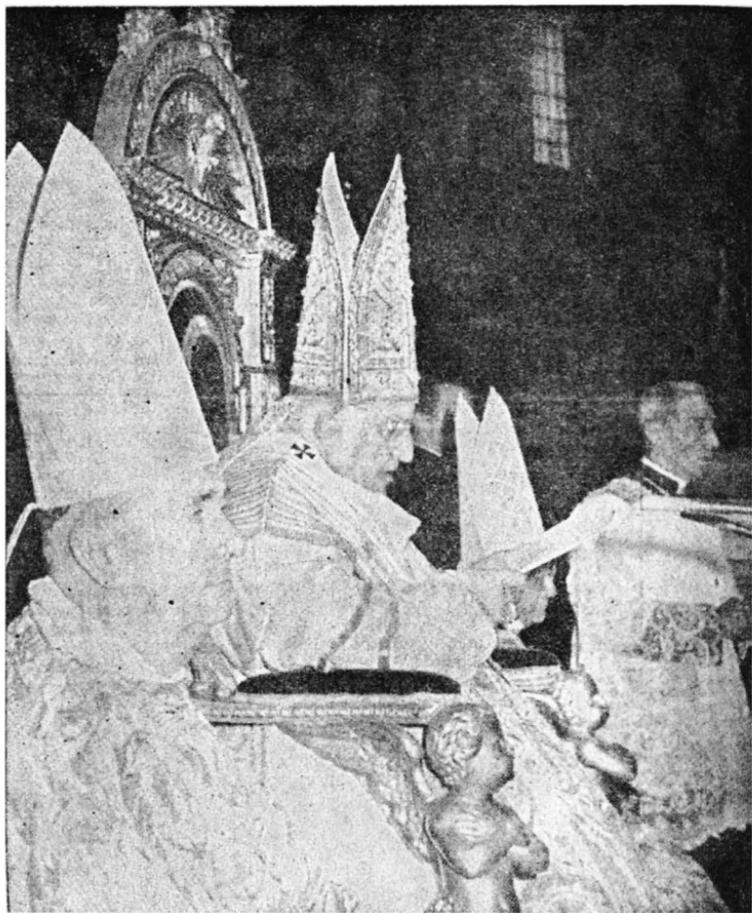
(十一) 樞機們個別向教宗宣誓忠信的盛況。



(十二) 主教團全體向教宗宣誓的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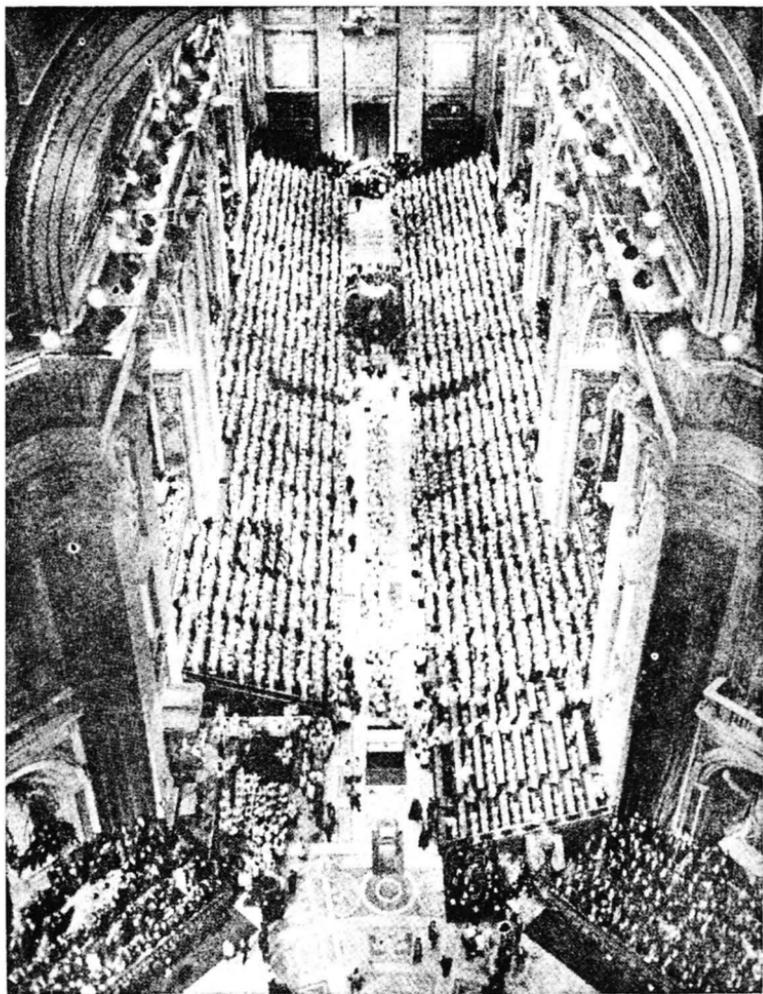
(十三)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開幕祭禮時，在聖安德肋像前的各國特派代表團正聚精會神的在觀禮。



(十四) 教宗宣讀梵蒂岡第二次公會議的開幕詞。



(十五) 各種禮儀不同的主教團正在聆聽教宗致開幕詞的神態。



(十六) 開幕典禮日大會議室的全景。

教宗致開幕詞

可敬的兄弟們：

在大眾雀躍歡欣的今天，聖教會得了天主特殊的寵錫，又適逢天主之母的慶日，我們熱忱而同心地聚集在聖伯鐸的墳墓上，來舉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開幕禮。

教會中的公會議

大公會議 Concilium Oecumenicum 自教會存在迄今，舉行過二十次了，此外，還有許多因着時代的特殊環境而在各地召開過的集會，都是證明聖教會恆常的毅力，直到如今，在史書中發放着光明的異彩。

現在我們本着宗徒領袖繼承者的立場，得懇切地向大家闡述這一次大會的任務是維護教會固有的權威及寶貴的文庫，同時對於現代的錯誤加以矯正，盡量彌補所有的缺陷，並供給一般的需要，這也是全人類對這次公會議共同的寄望。

在這次大會開始的時候，基督的代表選得在大眾面前揭揚以往各教宗的偉大功勳，可說自第四世紀中葉直到現在，所有在東西兩方舉行過的會議，給我們遺下了無比的表率，使這個人神人結合的團體，從基督獲得了聖寵的助力，常常不斷地奏凱發揚。

假使這一切都是令人慶幸而歡欣的話，那末我們就不能否認那些痛苦悲傷的經驗，它會使這十九世紀中某些時期的歷史黯淡無光，過去縱然過去，現在還存在的仍舊歷歷在目，是

屈指可數的，記得老西默盎對耶穌的母親會說過：「這個孩子爲很多人是喪亡，爲許多人是救援。」（路加，二章，三十四節）而且耶穌在成年以後，亦明明說過：「誰聽從你們，就是聽從我。」（路加，十章，十六節）路加聖史又記載，耶穌繼續說：「誰不隨我，就是反對我，誰不從我，即是背棄我。」（路加，十一章，廿三節）

這幾句嚴重而富有警惕性的話，雖然經過過長的二十個世紀，常恆不變的應驗着，老實說，基督久久地佔據着歷史和生命的重要地位，許多人信從了真教而得以享受神怡安樂與和平的幸福；相反，許多生活在公教以外的人們，彼此覬覦妒恨，爭奪屢起，不能尊重友愛，而且缺少公義，甚而製造了戰爭的危險。

契合基督，信從聖教，是每次公會議所必須向各方傳揚的真理，因爲這是聖化個人生活，促進家庭幸福，維護社會秩序，提高人類精神，向着天上福祉前進的必要條件。

現在在羅馬以及全世界每一個完整的圖書館裏，都寶藏着聖教會每屆公會議的紀錄文摘，大家都以此爲歷史文庫中的至寶，其理由已是很彰明的了。

公會議的來因

不知怎的我們突然有了召開公會議的理想，於是就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五日聖保祿皈依的瞻禮日，同時又在大宗徒的聖殿內，就向樞機團提議，當時也不過是一個空泛的好意。誰知樞機們愜然贊成了，這真是天上的光照，並且在聖神的啓示下，我們就開始實行策劃公會議應有的預備。

籌備了三年，對於公會議的舉行，總算一切就緒，這全是教友們信德，祈禱，勁力和協助的結果，當然先得歸功於天主聖寵的庇佑，希望從這次大公會議的光明裏，吮取到新興的力量，在未來的環境中，除了忠恕之外，還得彼此儆倚地襄助工作，這即是聖教會滿心的願意及主張，使人類、家庭和國家有幹爲仁愛創舉的精神，所以我們要從五中發出感謝天主賜助的感情，而且更該顯揚永恆之皇——基督的光榮。

舉行公會議的感言

可敬的弟兄們：在這萬分動人的時候，我抱着最愉快的情緒，趁這大公會議開端的機會，還有許多衷心的話，想要向大家講述的。

我們雖然爲着每天的宗徒事業而犧牲，但是屢次仍有許多不悅耳的言詞和評議傳進我們的耳朵來，許多人着意要研究宗教，但是缺少應有的誠意和審察事理的明智，這些人們在當今的社會上，祇有摧燬真理和加增災害的能力，若把我們這時代與過去相比，從前的環境有的比我們現在的更惡劣，事前散佈言論，譏說根本沒有實以究習的東西，可是在每一次公會議的時候，無論對於宗教教理，風俗習慣，教會的公然自由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安然而直捷的進行而通過的。

所以我們決然不能同意於那些與事實諱忤的人們，他們常常以訛傳訛，到處叫囂，無非是要將我們的舉業摧燬而已。

在科學倡明而發達的今天，人類社會已進到另一個新紀元的境界，縱然天主上智的隱密

是不易認識的，但是經過了時代的變易，人們的努力，漸漸揭發了許多新奇的後果，我們褒揚人類理性的偉大，也認為這一切全是為教會有益的一種措置。

再說，若着眼於當今的政治經濟上來看，大家都為着這兩項任務在忙碌，致使人們的操作及思想和宗教的職責離節，這樣的生活方式，當然是一種劣性，而且依照物質的新環境，一切都很方便，從前所有的困難及障礙，現在已完全沒有了，打開聖教會的年鑑或歷屆公會議的紀錄來看看，字裏行間，屢次因着國家政權的參與而產生了許多困厄的事故，有時執政者們有着承接教會權衡的野心，這樣就蒙致精神上的損失和危險了，因為他們單在政治的立場上，循用政治的理由，來導引教會，至於教會本身方面的利益卻一點沒有注意。

今天我們很沉痛的承認，在你們中有許多善牧，為了基督的信仰而被困在囹圄中，更有的因着別種障礙而無法來到，因此至少在祈禱的時候，請紀念着他們，雖如此，我們仍舊本着極大的希望及安慰來頌揚這時代的偉大盛會，使聖教會不像在過去再受外權的阻撓，而從這梵蒂岡的殿宇，猶如從宗徒的晚餐廳內，由你們而發放出權威肅然的呼聲。

公會議的特殊任務——維護並發揚聖道

大公會議的責任是使聖教會的道理更有效的保存及發揚，這項基本道理的教導是很彰明的，稱人是靈肉結合的理性動物，當我們旅行在世的時候，應該旨向天上的家庭。

我們的生命所以有限，身體所以要死，這是無窮智慧的一項措置，使我們在地上完盡了應負的使命，預備升天的條件，無論個人或團體，常應該冀求天福的獲得，好好利用世上的

一切，不要耗費在得天堂無益的事上。

的確，基督會宣示過這句諾言，先尋求天國及公義，這是我們身心力量所應指出的目標。主又說：「於是一切也就接踵而來了。」（瑪竇，六章，三十三節）事實是如此，凡是專心於攀求成全的人，對於世道也一定執行彌勤，日夜匪懈地操作習練，從他們為社會所敬仰的言行和表率上得到了非常的養料及力量。

為使這條道理推廣到個人，家庭，社會以及人類每一個階層裏面，聖教會就應當常矚目在這批跟從真理的大眾，更須要在暫新的世紀裏，因着生活上的刷新沿革，我們公教的宗徒事業，也得徵用新的方法和走那新的道路了。

看到人類理智的創造以及各種學說的倡盛，隨便怎樣，與教會毫無衝突的點綫存在，不過目前最迫切的任務，乃是該提醒人們，透過物質的形容，把視線投向智慧而美麗的泉源——天主，祂交付了人類制馭並管轄世界的一切 *Subdite Terram et Dominamini* 創世紀一章廿八節，不要因此而忽略了天主的厥命，應該「膜拜天主而事奉祂。」（路加，四章，八——十節）毋使傾心在恍惚的事物上而失去了「進步」的真實意義。

闡揚教道的理由

至此，敬愛的弟兄們，關於教理部分，亦是公會議所願徵求并檢討的材料。

這第二十一屆的公會議，得了許多飽學之士和宗徒事業上有經驗的人們的襄助，有次有程序的在開始了，雖然會遭受到不愉快的困難與爭執，但這也是人之常情，在道理方面可以更

動增刪，不過該維護它應有的完整，希望善心的諸位，盡量在會議上揭發你們內在的學識富源。

單單保存這個有價值的庫藏，像研究一件古董一樣，并非是我人的素願，期望大家無懼不忌地根據了時代的需要來闡述發揚，這是聖教會在這邁長的二十個世紀中一貫的作風。

這也並不是我們這次會議的意旨，使大家在會席上再度研究從前和現代神學家們所主張和講解的道理，因為道理本身已是諸位所鑽究而明瞭的，但我們願意大家有了記取的精神，還得有推廣遠施的工作表現才好。

至於嚴重的辯論也是不必要的事，公會議的目標是要對從前所欽定的道理不受損失而根據新時代的環境來作新的研究，理智安詳，心神和暢，慢慢地探索形式及推敲語意，這些在脫利騰和梵蒂岡第一、二屆大公會議紀錄裏已陳明過，要以最誠摯的態度盡量使同一道理有更廣更深的認識。至於那些涉及信德的道理，已是不須更動的真理，我們該忠心不易地信仰它，至於在道理中屬於別一項信仰範圍的真理，只要不變質，儘可用最新的方式來予以闡述和解釋，當然須用謹慎的推敲，使應該陳達的理由，不致走失原意，而該與教會所欽定的性質相和。

評斥錯誤的理由

在梵蒂岡第二次公會議開始的時候，首先所陳明的是——天主的真理永久存在——誠然因着時代的變遷，人們的意見便彼此有了出入，而且產生了許多錯謬的理論，這是應該如赤

日消霧一樣迅速地予以撲滅的。

聖教會無時不在攻擊錯誤，必要時還予以嚴厲的絕罰；但是，現在基督的淨配卻樂意施用仁慈的藥石來診治，而不採用斬削的器械來芟割，更不願以絕罰的方式來拒人於門外，寧藉研究討論的途徑來解釋他們的學說，目前到處充塞着錯誤的學說及理論，可要小心預防和離祛它的危險。至於相反端正的言論和行爲，也每天在如火如荼地增長蔓延，甚至影響到人類傳生學上來了，人類已在走向自取消滅的道路，生活的方式，很多是遠離天主和違犯祂的誠律的，過於信任物質的進步，以享受爲生活的唯一目標，然而人們卻不知道每人的地位以及與地位相稱的成全是一項很嚴重的工作，是必須要俱茹苦的精神來完成的，經驗告訴我們，他們所渴望用武力，軍械和政權去解決的嚴重問題，並沒有促使他們細微的滿足。

總觀以上一切，公教會經過這次公會議而將宗教真理的火炬高舉起來，並且誠意地以慈母性的厚恩、仁慈、耐心和眷愛來接納所有離棄了她的子女，她用聖伯鐸鐸給求哀矜人說的話，對正在艱難中的人類披瀝她的心願，我雖然沒有金銀錢財，但是願將所有的施捨給你：因納匝肋耶穌的名字，「起來行走吧！」（宗徒大事錄，三章，六節）這是說明聖教會無法給人以財富的賜子和物質上的幸福，單有發放拔擢人類成爲天主子女龍錫的權柄，同時揭開各種道理的泉源，來充作引導人類更透切認明基督的光炬，明悉自己的地位越高，所須企盼的目的亦愈超絕；最後，因襲教會子女們愛德的廣泛傳播，使離心的種子逐漸芟除，而滋長合心同意，公義和平，兄弟友情的花葉。

提倡人類家庭的團結

聖教會之所以處心積慮要發揚和維護真理，完全是出於天主救世的素志。「天主願意救援衆人，並冀望他們認識真理。」（弟莫德書，二章，四節）所以，凡是真心誠意接受一切真理的人們，他們就能攀緣到絕對堅定的心神一致，這是與永安的眞義所密切緊繫的。

這一個真理上一致的表現，可惜到現在在教友家庭還沒有完全履行，公教的責任就是引導人類家庭趨向一體的實現，這也是基督在祭獻自己時向聖父所示的禱願，現在聖教會聯合了基督的禱詞，抱着樂觀的儀態，爲着尙未歸棧的人羣祈求，以期能獲得更豐碩的結果，所以若進一步的檢討，這個耶穌爲聖教會所求的團結好像三條輝煌的光芒：第一是公教徒互相團結，應該成爲他人的表率；第二是一致的祈禱，求使不屬在宗座管轄下的人們歸來；第三是對於公教有着一致的信仰，爲使信仰其他宗教的信徒們賞識，最悲哀的是人類中還有很大的部分，他們亦是基督流血救贖的一羣，還沒有能沐得聖教寵錫的滋潤。至於公教本身，她恆如一個照耀一切的光亮，她超然的團結力量，亦時刻在人類的家庭中滋長，現在引述聖西潑利亞諾 St. Cyprianus 的話來揭示這個精蘊的涵義，聖教會因着天主而發射它的光芒：只有一條光炬，不受物質的分離，亙古照耀一切，它的光線放射世界的每一角落，亦如決開了壩閘的河流一樣，到處奔放，我們也祇有一個領袖，一個起源，和一個多產的母親，從她而生來世界，吮吸她的奶汁作爲營養，又用她的精神來健旺自己。（論公教的唯一性，五）

敬愛的弟兄們：這是這次梵蒂岡第二次公會議所願攀得的目標，現在我們集中了聖教會

的力量，來兢兢地研究它的途徑，使救援的使者爲大眾所樂意的接受而趨向人類的大團結，這是一個必須的基礎，設法把世上的城市建設得宛若天上的一樣，以真理來作它的帝皇，以愛德來作它的法律，這樣的朝代也就永世無疆了。

結 論

敬愛的主教們，我們開口向你們申述哥林多書二，六章十一節，現在我們團聚在梵蒂岡大殿裏，這裏是聖教會歷史的寶庫，也是世界藝術的總匯，在聖伯鐸及諸先人的墓前，啜吸着他們的遺芳，欣然揭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曙幕。

今天的晨曦是多麼曉亮美麗，光華的太陽徐徐升起，它的光芒舒怡着我們每人的心靈，和鼓盪着樂觀的情緒，可說身外的一切，都給我們帶來聖善的啓示和愉悅的感覺，再鑒察這座堂皇聖殿的金飾，都像星辰一樣閃爍着肅然的光彩，你們圍拱在宗徒之長的墓前，也都如華麗的光炬一般，同時我們以深切的喜樂歡迎來自五大洲各地而顯貴的教會領袖。

現在天上下地團結在一起着手公會的工作了，當然天上的神聖和真福們會一致給我們工作上的庇祐，而各地的教友們，都在爲着這偉大而神聖的工作祈禱，希望在天主聖神的啓迪下，大家團結一致，可親可掬，矚目自己的地位和立場，恆以和平的情緒，智慧地審覈所担任的工作，以期能滿足全世界人們對這次大會的寄望。

禱 詞

全能者天主，今將吾等微力，懇切托付於爾，請爾俯視教會之善牧，賜以寵錫之光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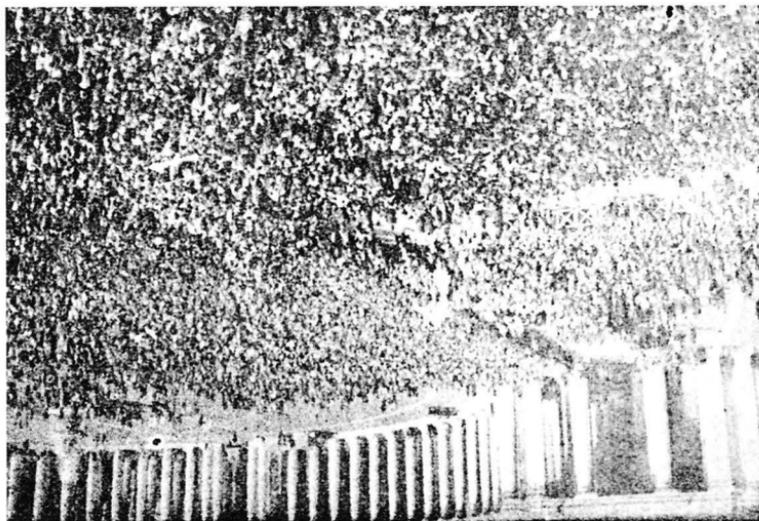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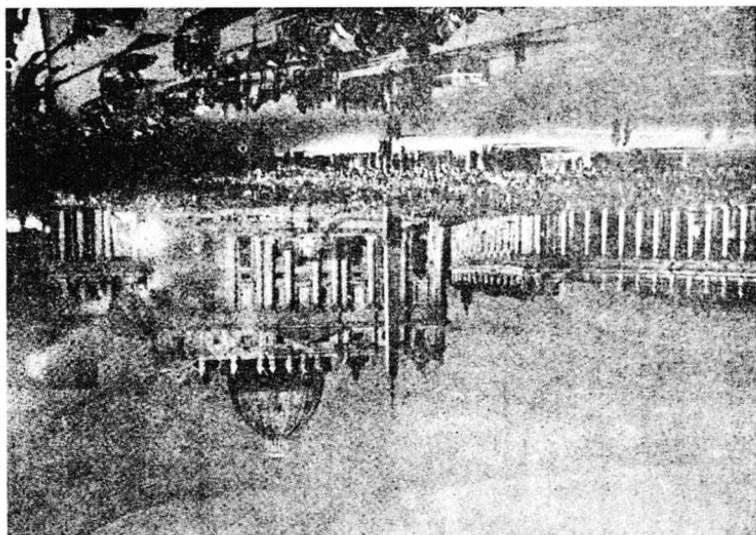
俾能以誠以愛，欽訂真理典律，今我等同心同口，傾神申禱爾前，伏維特加助祐，慨然垂允。亞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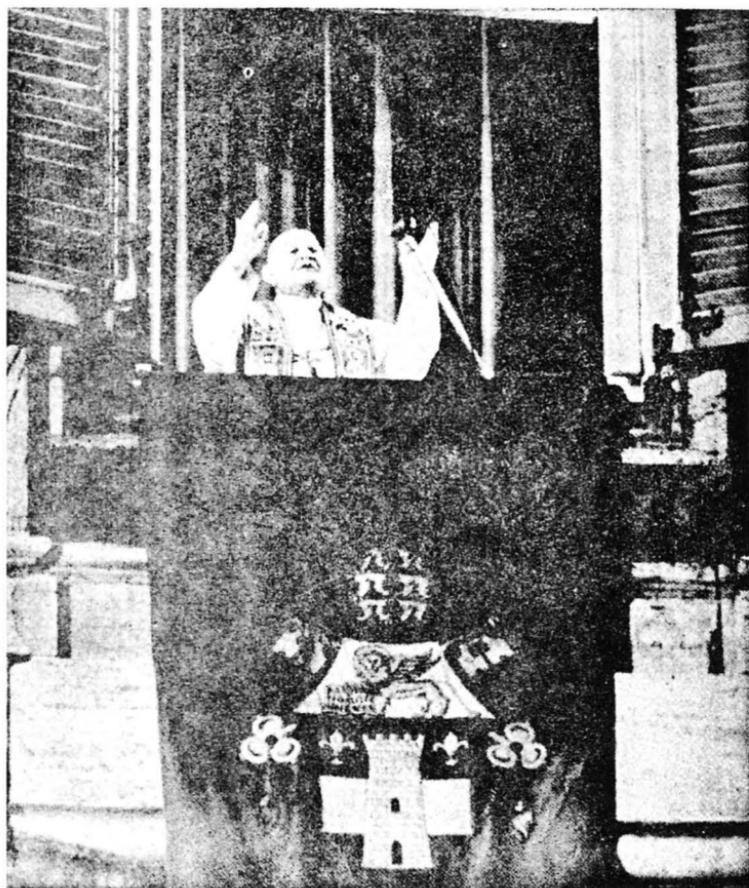
吁童貞聖母瑪利亞，進教者之佑，主教等之助，近於降誕之庭宇，彌嘗爾慈愛之芳郁，懇賜此次會議之盛舉，得以安順告成，俾能滿衆之仰望，並祈爾淨配聖若瑟，又合聖伯多祿聖保祿，聖若翰保第斯大，經史若望及諸神聖，呼籲於主前。亞們。

吁耶穌，人類掬愛之救主，常生之君皇，時代之主宰，吾等忠心虔誠，願爾恆獲光榮，永世無疆。亞們。

教宗致完開幕詞後，也就是開幕典禮結束的時候了，遵照慣律，施放全大赦及宗座退福，即着公會議的祕書長登台宣佈第一次全體大會的日期及時間，隨後教宗卸下禮服，跪下禱謝片刻，登上御座，由原來的八騎士抬回宮殿。教宗離開會議室後，各主教亦就換衣回到自己的會所去了。當時我還在伯鐸廣場上瀏覽，不到半小時，教宗又出現在他辦公室的窗口裏，給在廣場上尚未散盡的大衆祝福，還帶笑地說，歡迎並謝謝你們沒有請而來的各位，於是掌聲與哈哈聲響激退過，教宗覺得自己的幽默惹得大家快樂，所以他也捧腹好笑，但立刻就消失在窗簾的影裏。

(十七) 專來觀望大公會議開幕典禮的羣衆。





(十八) 開幕禮後，教宗在窗口出現，很高興地向羣衆祝福。

梵蒂岡第二次公會議主教團全體致人類書

今天我們共同在基督托付給教會仁愛和平的立場上，向大家致意問候。

我們這次的集合，完全是應接聖父若望第廿三世的號召，在和同耶穌母親的祈禱下，形成了這一個龐大繼承宗徒事業的主教團。

基督聖容的光輝

在天主聖神的領導之下，我們已聚在一處，現在所極願踐行的，就是怎樣先刷新我們自己，使我們爲着基督的福音，尋覓到更多的信友，同時我們研究天主整套純一的真理，使時代的大衆，有更容易而確切的瞭解，最後予以真誠的信仰，當然我們身爲牧童，就應該設法滿足衆生的需要，使尋求天主的人們，因此而迅速地找到。

基督因聽命而死，我們也服從地奔着祂的聖意去作：「要讓教會聖善無瑕，不受任何斑紋的沾染。」（Eph. 五，廿七節）我們先全心全意的聖化自己，接着刷新托付於我們管轄下的羣衆，使基督可愛的聖容神情，顯示給異教的人們，完全像照耀着我們的心靈一樣，「充滿天主的神光」。（哥林多書二，四章，六節）

天主何等恩愛世界

我們堅信天主是這樣愛了世界，爲要拯救它，甘願犧牲祂唯一的聖子，將我們從罪惡中援拔出來，「一切由基督而重獲協和，又因祂在十字架的流血而再得安寧。」（哥林多書，

一章，二十節）甚而使我們成了天主的義子，此外，還給了我們天主聖神，着我們有生活天主生命的幸福，所以我們除愛天主之外，更該恩愛普世衆人，因為我們已經因基督而鑄成了一體。

爲着日常生活的操勞，竟使我們無意地疏遠着基督，然而信，望，愛三德卻沒有一刻不在驅策我們去爲人類服務，因爲基督給了我們事人的芳表。聖瑪竇會記錄說：「基督乃事人而來，非爲受人事奉。」（瑪竇二十章廿八節）所以聖教會的使命是事人而不是事於人，更不是爲統馭人類，既然基督爲我們犧牲了，我們也應爲衆兄弟而犧牲，因爲我們是第二基督。從此，我們希望這信德的光輝，因着公會議的工作而更炫亮和活躍，使超本生活有個澈底的革新，再由這革新的生活中，向人類幸福方向邁進，這就是提倡科學，發揚文學思想，使一切在各方面有更多和更廣袤的進展。

基督的仁愛驅策我們

我們從各國來到了同一個地方，大家抱着同樣沉痛的情緒，耽受着很大愁慮，同時也鼓着更大的願望，看了人類所受的飢渴而有所覺悟並體驗，當然首先該注意爲更窮，更弱，更需要的人們設法彌補和濟助，如同基督一樣給予了飽受飢饉及凍餒的人們以最大的同情與憐憫，常矚目在一羣尚未得到人性生活的大衆，給他們精神物質的協助。

所以，今後我們應致力爲人類謀獲適合其地位的希求而引大家趨於眞真的團結，「基督的仁愛鞭策着我們。」（哥林多書二，五章十四節）我們已無法諉避這個神聖的使命，因爲

凡見到兄弟們的窮困窘迫而不予臂助的人，又怎能邀獲天主的眷愛呢？（哥林多書一，三章十七節）

兩個迫切的重要問題

教宗若望第廿三世在今年九月十一日的無線電廣播中，曾提念過後面的兩個問題：

第一，冀盼和平的心願，事實上是如此，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愛和平，同時，也沒有一個人不痛恨戰爭，聖教會以衆生之母的立場，猶如教宗所說，無時不在賜予大家和平的慈愛，而且常常準備襄助人們去緣得和平，使人類彼此諧和相尊，共存共榮。這次大公會議的舉行，不就是我們渴願給予整個人類以友愛的實際證明嗎？我們看全人類是我們的兄弟，絕對沒有國家和種族的分野，人人是我們愛德的對象。

第二，教宗在他「慈母教師」“*Mater et Magistra*”的通諭中，曾迫切的提到應該推重社會的公理和公義，并說明教會亦是人類的需要物，因為它是維護正義的母親，根據福音的綱紀，重整社會經濟秩序的目標，是該使人人有一更合人性的生活。

天主聖神的功能

事實上，我們都是無權無勢的一羣，現在把我們的意向及信念，完全托付給天主聖神，祂是維護基督公教的主人；因此，我們同聲向大家呼籲并徵求全人類的合作，來建設公正友愛的社會，這也是天主的聖意，使我們在仁愛中生活，對天上的生活預先有個體驗。

現在應該是我們加緊祈禱的時候了，因為人類所渴望的和平，正受着被摧殘的威脅，這將是科學的發明，在不合道德律使用下的結果，我們只有同心地把希望安置在基督身上了。

一九六二年十月廿一日

（發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室）

有 * 所 * 權 * 版

天主教歷屆公會簡史

著者：許仲儀司鐸

准印者：澳門主教戴維理

出版者：李嘉堂紀念出版社

發行者：李嘉堂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學校

主曆一九六四年四月

主曆二零一四年一月重印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